

# 卡利古拉

四幕剧

1945 年，埃贝尔多剧院首演。

译名表

CALIGULA 卡利古拉

CÆSONIA 凯索尼娅

HÉLICON 埃里孔

SCIPION 西比翁

DRUSILLA 德露茜拉

CHEREA 舍利亚

SENECTUS 塞内克图斯

METELIUS 莫特利乌斯

LEPIDUS 勒皮杜斯

OCTAVIUS 奥克塔维乌斯

MEREIA 梅雷亚

MUCIUS 穆西乌斯

地点 卡里古拉的皇宫

第一幕和后三幕间隔三年。

# 第一幕

## 第一场

〔贵族们聚集在宫里的一间房里，其中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做不安状。〕

**贵族甲** 还是没消息。

**老贵族** 早上没有，晚上也没有。

**贵族乙** 都三天了。

**老贵族** 信使离开了又回来，总是摇摇头，说：没有。

**贵族乙** 整个乡村都跑遍了，再也无能为力了。

**贵族甲** 干吗现在就着急呢？等等吧。他说不定就这么回来了，跟走的时候一样。

**老贵族** 我看见他离开宫里的，他眼神怪怪的。

**贵族甲** 我也在那儿，还问他干什么来着。

**贵族乙** 他回答你了？

**贵族甲** 就一个词：没事。

〔过了一会儿，埃里孔进来了，嘴里嚼着洋葱。〕

**贵族乙** （紧张兮兮地）这可够烦的。

**贵族甲** 算了，年轻人都这样。

**老贵族** 没错，上了年纪就好了。

**贵族乙** 您这么想？

**贵族甲** 希望他会忘记吧。

**老贵族** 当然啦，有所一失，必有十得。

**埃里孔** 您怎么就知道这跟爱情有关呢？

**贵族甲**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

**埃里孔** 也许是害怕吧。再不然，就是因为整天看见的都是你们这些人，恶心。

要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时不时地换换嘴脸，那还好受一些。可没门，总是这一套，总是这一锅大杂烩。

**老贵族** 我宁愿相信这跟爱情有关，更感人些。

**埃里孔** 也让人放心些。真是，那就让人放心多了。这种病啊，智者和愚人可都不能幸免。

**贵族甲** 不管怎么说，幸好这种悲伤不会没完没了。你能坚持一年以上吗？

**贵族乙** 我是不能的。

**贵族甲** 没人能。

**老贵族** 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贵族甲** 你们说对了。瞧，我也有过丧妻之痛，那是去年的事了，我哭过好多  
次，后来就忘了。不时地，我还会感到难受，但，总的来说，这算不得什么。

**老贵族** 老天爷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埃里孔** 但是，看见你们，我觉得他还是有犯糊涂的时候。

〔舍利亚上。〕

**贵族甲** 怎么样？

**舍利亚** 总是没消息。

**埃里孔** 镇静，先生们，镇静，请注意风度。罗马帝国，那就是我们啊。要是  
我们的形象遭到损害，帝国也会脸上无光的。还不到时候呢。这样吧，先去  
吃饭，帝国的脸色会好看些的。

**老贵族** 是这么回事，可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舍利亚** 我不喜欢这样。不过，在这之前，一切都好过头了，这皇帝也挑不出  
啥毛病。

**贵族乙** 是啊，他就该这样：一丝不苟，不知所云。

**贵族甲** 但，说到底，你们这是怎么了，有必要这么哭哭啼啼的么？又没人拦  
着他。他爱德露茜拉，行，但她可是他妹妹啊。总之，和她睡觉，这已经够  
过份的了，因为她死了，就把罗马掀个底朝天，这可也太离谱了！

**舍利亚** 那又怎样。我还是不喜欢这样。而且，我也看不出这次出走有什么名  
堂。

**老贵族** 是啊，无风不起浪，无火不生烟。

**贵族甲** 不管怎么说，国家决不能允许一起乱伦事件导致悲剧。乱伦就乱伦好  
了，但一定要谨慎。

**埃里孔** 您知道的啦，这乱伦啊，总会不可避免地有点儿动静的，木床总归要  
嘎吱作响的，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另外，谁跟您说这跟德露茜拉有关的  
呢？

**贵族乙** 不是她又是谁呢？

**埃里孔** 猜猜看。请注意，不幸就像婚姻，人们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是你被  
选择，就这么回事，拿它没法。我们的卡利古拉是不幸的，但也许甚至他自  
个儿还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一定是觉得进退两难，于是就逃跑了，换了是我  
们，还不是一样！我跟您这么说吧，要是我能选择自己的父亲，我就永远不

会生下来了。

〔西比翁上。〕

## 第二场

**舍利亚** 怎么样？

**西比翁** 还是没消息。有农民说看见他了，在暴风雨里跑着，那是昨天晚上，就在这附近。

〔舍利亚又朝贵族们走去，西比翁跟着他。〕

**舍利亚** 这得有三天了吧，西比翁？

**西比翁** 是啊，我当时在场，象往常一样跟着他。他朝德露茜拉的尸体走过去，用两根手指碰了碰她，然后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就在原地转了个身，不慌不忙走了出去。打那以后，大家就追着他跑了。

**舍利亚** （摇头）这孩子太热爱文学了。

**贵族乙** 是这个年龄嘛。

**舍利亚** 但这可不是他的本分啊。艺术家皇帝，这也不太体面。没错，我们是见过一两个这样子的，哪儿都有几个害群之马啊。但其他人就没那么笨了，知道把公务处理好就行了。

**贵族甲** 这可轻松多了。

**老贵族** 各有天命嘛。

**西比翁** 该怎么办呢，舍利亚？

**舍利亚** 没辙。

**贵族乙** 我们等等吧。要是他不回来，就得找个代替他的，我们中间可不缺当皇帝的人选。

**贵族甲** 是啊，我们缺的只是个性。

**舍利亚** 要是他回来了，情绪不好呢？

**贵族甲** 要我说，这还是个孩子，我们得跟他讲道理。

**舍利亚** 要是他不听道理呢？

**贵族甲** （笑了）嘻！我不是曾写过一篇论文吗，有关宫廷政变的？

**舍利亚** 没错，要真得那样！但我还是喜欢安安静静地守着我的书过日子。

**西比翁** 请原谅，我先告退了。

**舍利亚** 他不高兴了。  
**老贵族** 这是个孩子。年轻人总是向着年轻人。  
**埃里孔** 不管向着谁，他们总会变老的。

〔一名守卫出现：“在御花园看见卡利古拉了”。所有人下场。〕

### 第三场

〔有几秒钟之久，台上空无一人。卡利古拉偷偷从右上。他看起来迷了路，脏兮兮的，头上水淋淋的，腿上满是泥巴，有好几次把手放到嘴边。他走近镜子，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就停住了，嘴里咕哝着什么，在左边坐下来，手肘垂在分开的双腿中间。埃里孔从右上，发现卡利古拉，便停在场右末端，一言不发地看着。卡利古拉回过头，看见了他。过了一会儿。〕

### 第四场

**埃里孔** （从台右端向左端）你好，卡伊乌斯<sup>①</sup>。

**卡里古拉** （自然地）你好，埃里孔。

**埃里孔** 你象是累了？

**卡里古拉** 我走了很久。

**埃里孔** 是啊，你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

**卡里古拉** 难找啊。

**埃里孔** 什么难找？

**卡里古拉** 就是我要的那个东西。

**埃里孔** 你要什么呢？

**卡里古拉** 月亮。

**埃里孔** 什么？

**卡里古拉** 是的，我要的就是月亮。

**埃里孔** 啊！

---

<sup>①</sup> 是卡里古拉的呢称。

〔沉默。埃里孔靠近些。〕

拿来干什么用呢？

**卡里古拉** 这……这是一种我未能拥有的东西。

**埃里孔** 当然。现在呢，都办妥了？

**卡里古拉** 没有。我得不到它。

**埃里孔** 这可真累人。

**卡里古拉** 是啊，就是为了这个我才累的。

〔过了一会儿。〕

埃里孔！

**埃里孔** 是，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你想着我疯了。

**埃里孔**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从不。我这么聪明，怎么会干这种事。

**卡里古拉** 是啊，不过我可没疯，我甚至从没这么理智过。简单说罢，就是我

忽然感到了一种对不可企及之物的需要。(停了一会儿) 事物，就其现在的面貌看来，是很不让人满意的。

**埃里孔** 这种看法挺流行的。

**卡里古拉** 是这样。但我以前可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一直很自然) 这个世界，象这样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不可忍受的。因此我需要月亮，或者幸福，或者不朽，需要那些也许是荒唐，然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

**埃里孔** 这道理倒说得过去。但，一般来说，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

**卡里古拉** (站起身来，但同样不做作) 你什么都不知道。正是因为人们从不贯彻到底，所以他们总是一无所获。但也许，只要始终坚持逻辑就够了。

〔他看着埃里孔。〕

我还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因一个女人之死而引发的故事该有多少啊！不，事情不是那样。我想我记起来了，是有那么几天来着，一个我所爱的女人死了。但什么是爱？小事一桩。我向你发誓，这种死不算什么。她只是一个真理的昭示，让我明白月亮的重要性。这真理是如此简洁明了，有点疯狂，但难以发见，更难以负荷。

**埃里孔** 这真理到底是什么，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转过身，语调不温不火) 人们死去，而他们并不幸福。

**埃里孔** （过了一会儿）唉，卡伊乌斯，这种真理人们才无所谓呢。看看你周围吧，他们不会为了这个而吃不下饭的。

**卡里古拉** （忽然爆发）那么，这就是说，在我周围，一切都是谎言，而我呢，我要人们生活在真理之中！况且，我是有条件让他们活在真理之中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埃里孔，他们被剥夺了这种知识，而且他们缺少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老师。

**埃里孔** 我不想冒犯你，卡伊乌斯，但我想跟你说，你该先休息休息。

**卡里古拉** （苦闷地坐下）这是不可能的，埃里孔，这再也不可能了。

**埃里孔** 这又是为什么呢？

**卡里古拉** 要是我睡着了，谁来给我月亮呢？

**埃里孔** （沉默之后）这倒是真的。

〔卡里古拉明显是费劲地站起身来。〕

**卡里古拉** 听着，埃里孔，我听到了脚步声和人声的嘈杂。什么也别说了，忘了你刚刚见到过我。

**埃里孔** 我明白。

〔卡里古拉向出口走去，他回过头。〕

**卡里古拉** 还有，从此以后，请帮助我。

**埃里孔** 我没理由不这么干，卡伊乌斯。我知道很多事，但少有能让我感兴趣的，你要我帮什么呢？

**卡里古拉** 不可企及之事。

**埃里孔** 我尽力而为吧。

〔卡里古拉下，西比翁和卡索尼娅快速走上。〕

## 第五场

**西比翁** 这里没人。你没看见他吗，埃里孔？

**埃里孔** 没看见。

**凯索尼娅** 埃里孔，他出走前真的跟你什么也没说吗？

**埃里孔** 我又不是他的倾诉对象，我只是个旁观者，这更明智些。

**凯索尼娅** 求求你了。

**埃里孔** 亲爱的凯索尼娅，谁都知道，卡伊乌斯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也就是说，他什么都还不懂。我可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什么事也不干的缘故。但一旦要是卡伊乌斯开始懂事了，就凭他那热心的小脾气，他就能一反常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知道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请您允许，我要去午餐了。

## 第六场

〔凯索尼娅懒洋洋地坐着。〕

**凯索尼娅** 有个守卫看见他经过了，整个罗马到处都看见了他，而卡里古拉呢，只看得见他的理想。

**西比翁** 什么理想？

**凯索尼娅** 我怎么知道？

**西比翁** 德露西娅？

**凯索尼娅** 谁知道呢？但他爱她，这是真的，看见昨天还在自己怀抱里的人儿，今天就这样死去，这真是残酷。

**西比翁** （怯生生地）那你呢？

**凯索尼娅** 我？我是旧情人了。

**西比翁** 凯索尼娅，得救救他。

**凯索尼娅** 这么说，你爱他喽？

**西比翁** 我爱他。他对我好，让我鼓起勇气，我还能背下他说的几段话呢。他说生活不容易，但有宗教，有艺术，还有人们对我们的爱。他常反复说，让别人受苦是自欺的唯一途径。他想做一名公正的人。

**凯索尼娅** （站起身）这是孩子气。

〔她走向镜子，在那儿沉思着。〕

除了我的身体，我还从未有过别的上帝，今天我就向这个上帝祈祷，让他把卡伊乌斯还给我。

〔卡里古拉上。发现凯索尼娅和西比翁，犹豫着退后，与此同时，贵族们和宫廷

总管从对面走上。他们停下，目瞪口呆。凯索尼娅转过身来，她和西比翁朝卡里

古拉跑去。他以一个姿势阻止了他们。

## 第七场

**总管** （犹犹豫豫地）我们……我们在找你，凯撒。

**卡里古拉** （声音变得简短）我看见了。

**总管** 我们。。就是说……

**卡里古拉** （粗暴地）你们要什么？

**总管** 我们很担心，凯撒。

**卡里古拉** （朝他走去）凭什么？

**总管** 呃，幸好。。（突然受了启发，快速地）说到底，不管怎么说，你知道，你得解决几个有关国库的问题。

**卡里古拉**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国库？这倒是，瞧，国库，这可是头等大事。

**总管** 没错，凯撒。

**卡里古拉** （一直笑着，对凯索尼娅）不是吗？我亲爱的，这太重要了，国库？

**凯索尼娅** 不，卡里古拉，这是个第二位的问题。

**卡里古拉** 这你就知道了。国库有不容低估的利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财政金融、公众道德、外交政策、军队配给，还有土地法！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头等大事。罗马的伟大和你关节炎的发作都是一个档次的事！呵！我要过问所有这些。听好了，总管。

**总管** 我们听着呢。

〔贵族们靠近前来。〕

**卡里古拉** 你对我忠心耿耿，不是吗？

**总管** （以责备的口气）凯撒！

**卡里古拉** 好吧，我有一个计划要让你付诸实施，我们要在两步之内推翻政治经济学。我会向你解释的，总管……当贵族们退下的时候。

〔贵族们退下。〕

## 第八场

〔卡里古拉坐在凯索尼娅旁边。〕

**卡里古拉** 听好了，第一步：所有贵族，所有帝国的臣民，只要是拥有一些财产的一一不论多少，因为这都是一回事一一都必须终止他们后代的继承权，并立即将国家立为遗产受益人。

**总管** 但凯撒……

**卡里古拉** 我还没让你说话呢。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将依据一张名单所定下的顺序处死这些人，名单的制定完全由我们掌握，在适当的时机下，也可以加以修改，也完全由我们决定，然后，我们再继承这些人的财产。

**凯索尼娅** (挣脱开来) 谁惹着你了？

**卡里古拉** (不为所动) 事实上，处决的顺序是无关紧要的，或者不如说，每一次处决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并正因此而丧失了重要性。况且，他们有罪的程度是旗鼓相当。请注意：直接偷窃公民财物，并不比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再塞入些五花八门的税更为不道德些。治理国家，那就是偷窃，这谁不知道？但也有个方式问题，至于我，我是大大方方地偷，不象你们尽弄些小钱！(粗鲁地对总管) 你马上就去执行这些命令。罗马居民今天晚上就要签署新的遗嘱，一个月左右就要推广到各行省，派出信使们！

**总管** 凯撒，你不明白……

**卡里古拉** 你给我听仔细了，低能儿。要是国库重要的话，那人的生命就不可能重要。还不清楚？所有跟你一样想法的人，既然把金钱视作一切，就不得不承认这个道理，把他们的生命也看作一钱不值。总之，我是决意要按逻辑行事的，而且我也有这个力量。你们就等着瞧逻辑的力量吧！我要消灭那些自相矛盾的人和事，真有必要的话，就拿你先开刀！

**总管** 凯撒，我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我向你起誓。

**卡里古拉** 我的诚意也没有问题呀。在这方面，你可以相信我，证据就是，我同意采纳你的观点，将国库作为一个沉思的对象。总而言之，谢谢我吧，既然我玩起了你的游戏，还打着你手里的牌。(停顿一会儿，沉着地) 除此之外，

我的计划因其简洁而高明，故而，辩论到此结束。给你三秒钟消失，我数了：  
一……

〔总管消失。〕

## 第九场

**凯索尼娅** 我都不认识你了！这是开玩笑，不是吗？

**卡里古拉** 不完全是，凯索尼娅。这是一种教学法。

**西比翁** 这不可能，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真是！

**西比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卡里古拉** 真是！这本来就是不可能，或不如说，是让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

**西比翁** 可这个游戏一玩下去就收不住了，这是疯子的娱乐啊。

**卡里古拉** 不，西比翁，这是一位皇帝的德行。（他仰躺下来，一脸疲惫）我刚刚才终于明白权力的用处。他是通向不可能的一扇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每一天，我的自由将再也没有疆界！

**凯索尼娅** （悲伤地）我真不知道是不是该为此而高兴，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我也不知道。也许就得这么活吧！

〔舍利亚上。〕

## 第十场

**舍利亚** 我听说你回来了，我祝你身体健康。

**卡里古拉** 我的健康也谢谢你。（停顿一会儿，然后突然）你走吧，舍利亚，我不想见你。

**舍利亚** 不胜惊讶之至，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别惊讶了，我不喜欢搞文学的，受够了他们的谎言。尽讲些言不由衷的话，要是他们听听自己说了什么，就会知道他们一钱不值，就再也无法开口了。好了，走开，伪证让我恐惧。

**舍利亚** 要是我们撒了谎，那也常常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啊，我申辩无罪。

**卡里古拉** 谎言永远不是无辜的，而你的谎言赋予存在和事物一种重要性，这正是我不能原谅你的地方。

**舍利亚** 但是，那也得为这个世界申辩一下啊，我们还想在这儿过日子呢。

**卡里古拉** 别申辩了，罪证已昭然若揭。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重要性的，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赢得了自身的自由。(他站起身) 况且说真的，我恨你是因为你不自由。整个罗马帝国只有我是自由的，欢呼吧！终于有一位皇帝来教导你们自由的真谛，去吧，舍利亚，还有你，西比翁，友情让我失笑。去向罗马宣示，他终于得回了他的自由，由此开始的是一场伟大的考验！

〔他们下，卡里古拉转过身。〕

## 第十一场

**凯索尼娅** 你哭了？

**卡里古拉** 是，凯索尼娅。

**凯索尼娅** 但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就算是你真爱德露西娅，但你也同时爱我和很多别的女人呀，她这一死，你就在野地里跑上三天三夜，还带回来一幅敌人的面孔，这又是何苦呢？

**卡里古拉** (又转过头去)谁跟你说是德露西娅了，傻子？除了爱情，你就想不到一个男人会为其他事哭泣了？

**凯索尼娅** 对不起，卡伊乌斯，但我想弄明白啊。

**卡里古拉** 人们哭泣，是因为事未能尽如所愿。(她向他走过去) 别，凯索尼娅。

(她退后) 就呆在旁边吧。

**凯索尼娅** 我听你的。(坐下) 到我这个年纪，该知道生活并不美好，但是，就算恶是存在的，为什么还要助纣为孽呢？

**卡里古拉** 你不明白。有什么关系？说不定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呢，我的感官向我揭示了无名的存在，我怎能反对他们呢？(他又转过来对着她) 哦，凯索尼娅，我知道人会走极端，但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象所有人一样，我曾相信这是一种灵魂的疾病，但不，受苦的还是肉体。我的皮肤、胸口和四肢都不舒服，头疼欲裂，心脏也狂跳不已，更可怕的是口里的这股味道，不是血腥，不是死亡，也不是发热，而是这三者的总和。我只要动动舌头，黑

暗就会再次来临，万物是多么可怖！成为一个人，这是何等艰难，何等苦涩！

**凯索尼娅** 你该睡了，好好睡一阵，放松些，什么也不想，我会在你睡着的时候守在这儿，你醒来后，就会恢复对这个世界的胃口的。因此，尽可能用你的力量去爱那些还值得去爱的东西吧，有这样的机会也可以算作一种功德啊。

**卡里古拉** 但这就要睡觉，就意味着不得不放弃，而这是不可能的。

**凯索尼娅** 物极必反，你很快就会重新变得生气勃勃的。

**卡里古拉** 生气勃勃有什么用，还要知道拿它来派什么用场。要是我不能改变事物的秩序，不能让太阳从西边出来，不能缓解世上的苦难，使生灵免于涂炭，那么，这麼惊人的力量又算得了什么？不，凯索尼娅，如果我不对这个世界的秩序有所行动的话，睡着或是醒来，那并没有什么分别。

**凯索尼娅** 但这是想和神平起平坐哪，我还不知道有比这更疯狂的了。

**卡里古拉** 你也这样，你也觉得我疯了。但神算什么，我为什么一心要和他平起平坐？今时今日，我以我全部的力量所企求的东西已经超出了神的境界，我所统治的乃是一个以“不可能”君临天下的王国。

**凯索尼娅** 可你不能让天空不再是天空，让美好的容颜变成丑陋，让一颗人的心漠然无觉。

**卡里古拉** (越来越兴奋) 我要让天空沉入大海，让美丑莫辨，让笑声从苦难中喷涌。

**凯索尼娅** (立在他面前，恳求) 但总有好坏之分，尊卑之分，正邪之分，我向你发誓，这一切都不会改变。

**卡里古拉** (依然如故) 而我的意愿就是去改变它们，我要以平等馈赠这个世纪，当一切分别都被抹平，我就能使不可能之事从天而降，我就能把月亮握在掌心，也许，我还将迎来自身和我周围世界的蜕变，最终，人们将不再死去，他们将得到幸福。

**凯索尼娅** (哭喊着) 但你不能否认爱情。

**卡里古拉** (暴跳如雷) 爱情！凯索尼娅！（他抓住了她的肩膀摇晃着）我已经懂得了这是子虚乌有！那家伙是对的：国库！你很清楚，不是吗？这里是一切的源头。啊！此时此刻我才终于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活着，凯索尼娅，去活，那就是去爱的反面。想想我对你说的这些，想想我邀请你所参与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审判一切的盛会，想想那是何等壮观的场景！我要旁观者、罪人、受害者，我要所有的人！

〔跳到一面锣前，开始使劲地敲打，不停地敲打，越敲越急。边敲边说。〕

把罪人带上来！必须要有罪人，而他们全都有罪！（不停地敲）把那些判了死刑的带上来！观众！我要观众！法官，证人，被告，一切先前的罪人！凯索尼娅，我要让他们开开眼，看看这个帝国唯一的自由人！

〔随着锣声，宫里渐渐骚乱起来，人声，武器撞击声，脚步声，越来越大，往这边来了，卡里古拉笑着不停地敲着。守卫进来，又出去了。〕

而你，凯索尼娅，你要服从我，要一直都帮我，会有好戏看的，发誓帮我吧，凯索尼娅。

**凯索尼娅** （丧魂落魄，在两声锣响之间回答）我用不着发誓，因为我爱你。

**卡里古拉** （同上）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凯索尼娅** （同上）不论什么，卡里古拉。别敲了。

**卡里古拉** （同上）你将冷酷无情。

**凯索尼娅** （哭着）冷酷无情。

**卡里古拉** （同上）心如铁石，无动于衷。

**凯索尼娅** 无动于衷。

**卡里古拉** （同上）你也将承受苦难。

**凯索尼娅** 是的，卡里古拉，但我会变疯的。

〔贵族们进来了，个个目瞪口呆，跟在后面的还有宫里的人。卡里古拉敲了最后一下，举起木槌，转向人群，并招呼他们。〕

**卡里古拉** （神情漠然）都过来，靠近点，我命令你们靠近点。（跺脚）皇帝命令你们靠近点！（所有人向前，充满恐惧）快点。现在，凯索尼娅，你过来。

〔他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镜子跟前，然后，用木槌狂乱地擦着光滑表面上的图像。他笑了。〕

再没有了，你瞧，再没有记忆，所有的面孔都已消逝！没有了，再没有了。

你知道剩下什么了吗？再靠近点，看吧。你们再靠近点，好好看看。

〔他在镜子前疯癫地跳着。〕

**凯索尼娅** （恐惧地看着镜子） 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改变了声调，用手指戳着镜面，视线突然凝固，以一种胜利的语调说。〕

**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

**幕落**

## **第二幕**

### **第一场**

〔贵族们聚集在舍利亚家里。〕

**贵族甲** 他侮辱了我们的尊严。

**穆西乌斯** 都三年了！

**老贵族** 他管我叫小女人！他嘲笑我！去死吧！

**穆西乌斯** 都三年了！

**贵族甲** 每次一到郊外散步，就让我们整晚上跟在他的轿子周围跑！

**贵族乙** 还说什么跑步有益健康。

**穆西乌斯** 都三年了！

**老贵族** 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贵族丙** 不行，这是无法原谅的。

**贵族甲** 帕特里西乌斯，他没收了你的财产；西比翁，他杀死了你的父亲；奥克塔维乌斯，他夺走了你的妻子，现在又让她在他开的妓院里接客；勒皮杜斯，他杀死了你的儿子。这些你们还能忍受下去吗？至于我，我已经决定了，与其在恐惧和无能为力中苟且偷生，还不如奋起一搏，我不能再犹豫了。

**西比翁** 杀了我父亲，那是他替我着想。

**贵族甲** 你们还在犹豫？

**贵族丙** 我们听你的。他把我们在斗兽场的席位都给了别人，然后，为了更好地惩罚我们，还逼着我们和平民争地方。

**老贵族** 这是个懦夫。

**贵族乙** 厚颜无耻的家伙。

**贵族丙** 一个小丑。

**老贵族** 阳痿患者。

**贵族丁** 都三年了！

〔一阵骚乱，武器在空中挥舞，一盏烛台掉在地上，一张桌子被掀翻了。所有人都涌向出口，但舍利亚进来了，不露声色，制止了这股冲动。〕

## 第二场

**舍利亚** 你们这是往哪儿跑？

**贵族丙** 去宫里。

**舍利亚** 我明白了。但你们以为会放你们进去吗？

**贵族甲** 这可不是放不放的问题了。

**舍利亚** 你们这会儿又突然勇敢起来了！至少，我还有权在自己家里坐下来吧？

〔门关上了，舍利亚向被掀翻的桌子走去，坐在了一个角上，这时所有人都随着他转过身来。〕

**舍利亚** 这可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朋友们。你们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可不能代替勇气和冷静。时机还不成熟。

**贵族丙** 你要是不跟我们去，那也没什么，但小心说话。

**舍利亚** 但我想我是跟你们一伙的呀，只不过不是为了同一个理由罢了。

**贵族丙** 少说废话！

**舍利亚** 是啊，少说废话。我要在此申明，虽然我跟你们一伙，但我却不赞同你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办法不合我的心意，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哪。你们以小算盘来揣度他，却不知他的动机可大着呢，你们这一去，肯定是送死。首先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和他斗。

**贵族丙** 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最麻木不仁的暴君！

**舍利亚** 这可不一定，疯皇帝我们都见过，可这一个却还不够疯。而这正是我憎恨他的原因，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贵族甲** 他要的就是我们都死。

**舍利亚** 不，因为这算不上什么。但他把他的力量用于一种最高和最不朽的激情，这就从最深处威胁到我们的存在。毫无疑问，在我们中间，出现这么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将权力的应用推广到无限，直到否认人和世界的存在，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他身上让我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就是我要与之搏斗的东西。失去生命，这只是小事一桩，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缺乏这种勇气。但眼看着此生的意义在空中消散，我们存在的理由化为无形，这才是不可忍受的。人不能没有理由而活着。

**贵族甲** 报仇雪恨就是一个理由。

**舍利亚** 是，这是我要与你们共同完成的。但要明白，这不是为了那些小小的羞辱，这是为了反抗一个伟大的理想，其验证就是这个世界的终结。我可以接受他把你们耍得团团转，但我不能接受卡里古拉去完成他梦想的事业，去完成他所有的梦想。他要把他的哲学化做堆积如山的尸骨，而且，我们真是不幸，这是一种无懈可击的哲学。当我们不能驳斥的时候，那就只好动武了。

**贵族丙** 所以，要行动起来。

**舍利亚** 是要行动起来，但要摧毁不公正的权力，你们不能从正面冲击，那里是他最强大的环节。对专制可以抗争，但对全然不带私意的歹毒，就得使用计谋，推波助澜，直到这个逻辑发展到荒唐的程度。再说一次，我在这里说的都是真心话，要明白，我跟你们只是一段时间内的同路人，你们随后的利益就与我无关了，我只想在一个再次恢复连贯性的世界里重拾我的安宁。不是野心促使我行动，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担忧，担心这非人的诗情将我的生活化为乌有。

**贵族甲** (走近前) 我想我明白了，或基本上明白吧。但要点在于，你和我们一样，认为社会的基石被推翻了。对我们而言，这问题首先是道德上的，你们说是不是？家庭分崩离析，对劳动的尊重不复存在，整个国家沉醉于一种渎神的气氛之中。德行呼唤我们的帮助，我们能置若罔闻吗？谋反者们，难道你们竟可以接受这样的事，贵族必须每天晚上跟在凯撒的轿子旁奔跑？

**老贵族** 难道你们能允许被称作“我亲爱的<sup>①</sup>”？

**贵族丙** 还抢走你们的老婆？

**贵族乙** 还有你们的孩子？

**穆西乌斯** 和你们的财产？

**第五位贵族** 不！

**贵族甲** 舍利亚，你说得很好，你让我们冷静下来，这也很好。现在行动还为

---

<sup>①</sup> 法语中 chérie 专指女性。

时过早：人民，至少是今天的人民，还是反对我们的。你要和我们一起守候那决定性的时刻吗？

**舍利亚** 没错，让卡里古拉继续干下去，不仅不制止他，我们还要把他往这条路上推，为他的疯狂效力。有朝一日，整个王国尸横遍野，家家户户嚎啕大哭，那时他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了。

〔一片嘈杂声，外面传来号角声。静场。然后，一个名字从众人嘴里传开来：卡里古拉。〕

### 第三场

〔卡里古拉和凯索尼娅上，跟着是埃里孔和士兵们。静场。卡里古拉停下来，看着密谋者们，他沉默着从一个走到另一个，替其中一个整了整头发，后退，想了一会儿，又看了看他们，把手遮在眼睛上，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 第四场

**凯索尼娅** （讥刺般地，指着一团糟的房间）你们打架了？

**舍利亚** 我们打架了。

**凯索尼娅** （同上）那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呢？

**舍利亚** 我们不为什么。

**凯索尼娅** 那么，就不是真的喽。

**舍利亚** 什么不是真的？

**凯索尼娅** 你们没有打架。

**舍利亚** 好吧，我们没有打架。

**凯索尼娅** （微笑）也许最好把房间收拾收拾，卡里古拉最不喜欢乱七八糟的。

**埃里孔** （对老贵族）你们非要惹他发火，这人！

**老贵族** 怎么了，我们把他怎么了？

**埃里孔** 没什么，真的。无关紧要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迟早会变成忍无可忍

的。你们设身处地的替卡里古拉想想吧。(过了一会儿)不用说，你们搞了点小密谋，是不是？

**老贵族** 没有这回事啊，怎么，他有这想法？

**埃里孔** 他不是想，他是知道。但我觉着，说实在的，他是希望你们有点这个意思的。来吧，帮我把这乱摊子收拾好。

〔大家忙着，卡里古拉上，在一边观察着。〕

## 第五场

**卡里古拉** (对老贵族) 你好啊，我亲爱的<sup>①</sup>。(对其他人) 舍利亚，我决定在你这里用餐。穆西乌斯，容我邀请你的夫人出席。

〔总管拍手，一个仆役走进来，卡里古拉制止了他。〕

等一下！先生们，你们知道，一向以来，国家的财政之所以能支撑住，完全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习惯。但从昨天起，习惯也不灵了。有鉴于此沉痛之必要性，我已开始精简人事。我之牺牲精神想必已为你们知悉，即，我已决定削减家仆数量，释放几个奴隶，并指派你们为我服务。你们现在可以准备桌子，伺候用膳了。

〔元老们面面相觑，迟疑着。〕

**埃里孔** 来吧，先生们，打起点儿精神。况且，你们会看到的，从社会梯级上掉下来可比升上去容易多了。

〔元老们不情不愿地挪动着。〕

**卡里古拉** (对凯索尼娅) 对懒惰奴隶的惩罚是什么？

**凯索尼娅** 鞭打吧，我想。

〔元老们动作快起来，开始笨拙地摆桌子。〕

---

<sup>①</sup> 同前。

**卡里古拉** 喂，用心点！方法，尤其是要讲究方法！（对埃里孔）看起来，他们像是断了手？

**埃里孔** 说真的，要不是打人、指挥人，他们还从来没用过手呢。得有耐心，可不是这么回事吗，要造就一个工人，得化十年功夫，一个元老院议员？一天就够了。

**卡里古拉** 但要把元老再变成工人，我怕是要二十年才行呢。

**埃里孔** 那是一回事，他们会干好的。照我说，他们算是选对了路，伺候人挺适合他们的。（一位元老揩了揩汗）看，他们都开始出汗了，这可是一个阶段那。

**卡里古拉** 好。别太急于求成了，这还不算太糟。日行一义，不亦乐乎？说到义，我们还得快点：有个处决仪式等着我呢。哈！我这么快就饿了，胡菲乌斯真是走运。（神秘兮兮地）胡菲乌斯就是那个要被处死的骑士。（过了一会儿）你们不问我为什么要处死他吗？

〔一片寂静，这会儿，奴隶把食物拿了进来。兴致勃勃地。〕

怎么，我发现你们都变聪明了。（啃着一颗橄榄）你们终于懂得了，要寻死路，用不着非做出点什么事情来。士兵们，我对你们很满意，不是吗，埃里孔？

〔他停止啃橄榄，以一种嘲弄的神色看着谋反者们。〕

**埃里孔** 当然，这么棒的军队！但要我说，他们现在还太聪明了点，简直就不想自相残杀了，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帝国岂不是要完蛋！

**卡里古拉** 好极了，那我们就干脆散伙吧。瞧，要见机行事，不能按部就班。不管怎么说，这个胡菲乌斯挺走运的，但我敢肯定，他还不怎么欣赏这种小小的延缓呢。然而，死到临头还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这可不是小事。

〔他开始吃，其他人也一样。显然，卡里古拉的餐桌礼仪糟透了，他不是把橄榄核扔到邻桌的盘子里，就是朝菜里吐肉渣子，再不然，就是用指甲抠牙缝，还拼命搔头。在整顿饭的当儿，他都大大方方地干着这些蠢事。忽然他一下子不吃了，死盯着一个密谋者，勒皮杜斯看。〕

粗暴地。

你好像心情不好，是不是因为我杀了你儿子？

**勒皮杜斯** (噎住了) 没有，卡伊乌斯，恰恰相反。

**卡里古拉** (喜气洋洋地) 恰恰相反！啊！我多喜爱这暴露内心忧愁的脸庞。你的脸庞上写着悲伤，而你的内心呢？恰恰相反，不是吗，勒皮杜斯？

**勒皮杜斯** (决意地) 恰恰相反，凯撒。

**卡里古拉** (越来越高兴了) 啊！勒皮杜斯，没人对我比你更亲了，你不想一起笑笑吗？跟我讲几个好故事吧。

**勒皮杜斯** (尽力显得自负些) 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好吧，好吧，那我来讲。但你要笑，好不好？(恶狠狠地) 就算是为了你的第二个儿子。(又笑了) 况且，你也没有心情不好。(他喝了一口，然后指点着) 恰……恰……来吧，勒皮杜斯。

**勒皮杜斯** (无力地) 恰恰相反，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妙极了！(喝一口) 现在听着。(梦游般) 从前有一个可怜的皇帝，没人喜欢他，而他喜欢勒皮杜斯，于是就杀了他的儿子，以便把自己从这种由衷的喜爱中解脱出来。(声调一变) 自然，这不是真的。滑稽得很，不是吗？你没笑，没人笑？那就听好了。(以一种狂暴的怒气) 我要全世界都笑。你，勒皮杜斯，还有所有其他人。站起来，笑吧。(他拍桌子) 你们听明白了吗，我要看着你们笑。

〔所有人站起来。在这一场中，所有的演员，除了卡里古拉和凯索尼娅，都要像木偶那样演。〕

躺倒在自己的床上，乐不可支，抑制不住地笑着。

嘿！瞧瞧他们，凯索尼娅。什么都完了，诚实，尊严，别人怎么说，民族的智慧。什么都不管用了，一切都在恐惧面前烟消云散。恐惧，嘿，这了不起的情感，纯净无瑕、不偏不倚的稀罕物，娘胎里带出来的尊贵！（他把手搁在

额头上喝着酒，以一种和蔼的口吻说)行了，说别的吧，瞧，舍利亚，你很沉默啊。

**舍利亚** 我正准备发言，卡伊乌斯，一旦你准许。

**卡里古拉** 好极了，那么，你就闭嘴吧。我更想听听穆西乌斯老兄的。

**穆西乌斯** (违心地)听从你的吩咐，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好，就跟我们说说你的妻子吧，先把她打发到我左边来。

[穆西乌斯的妻子往卡里古拉旁边走。

好！穆西乌斯，我们都等着呢。

**穆西乌斯** (有点不知所措)我妻子，我爱我的妻子。

[众笑。

**卡里古拉** 当然，我的朋友，当然。这是大家都有的。

[女人已经站到他旁边，他心不在焉地碰着她的左肩。越来越随便。

其实，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正在密谋，不是吗？有人在搞一个小阴谋，嗯？

**老贵族** 卡伊乌斯，你怎么能？……

**卡里古拉** 没关系，我的小可爱。年纪大了总得有点事做。没关系，真的。你们是干不出什么了不得的事的。只是，我想起来了，有几件国家大事要处理一下。但，在这之前，还是先满足一下我们与生俱来的某种不可抗拒的欲望吧。

[他站起身来，拉着穆西乌斯的妻子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

## 第六场

[穆西乌斯显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凯索尼娅** (和蔼地)啊，穆西乌斯，这酒真好，我要再来一杯。

[穆西乌斯驯服地，默默地为她倒酒。一阵尴尬，椅子吱嘎作响。随后的对话有

点拘谨。

**凯索尼娅** 好吧！舍利亚，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刚才你们为什么打架了？

**舍利亚** (冷冷地) 你们进来的时候，亲爱的凯索尼娅，我们正在争论诗歌是不是能致人死命。

**凯索尼娅** 这很有趣，不过，我一个女人家是不懂这些的。但我觉得你们的艺术热情真高，以至于可以为此而大打出手？

**舍利亚** (神色不变) 有时是这样。卡里古拉也曾跟我说过，没有哪一种深刻的激情是不带有几分残酷的。

**埃里孔** 正如没有哪一种爱情是不带有几分强暴的。

**凯索尼娅** (一边吃着) 这话有几分道理，不是吗，你们说呢？

**老贵族** 卡里古拉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心理分析家。

**贵族甲** 他一对我们谈起勇气就滔滔不绝。

**贵族乙** 他应该把他的想法总结一下，这将是了不得的事。

**舍利亚** 还可以打发点时间，显然他需要消遣消遣。

**凯索尼娅** (不停吃着) 你们会很高兴的，要知道他正有这方面的想法，现在正在写一部了不起的论著。

## 第七场

〔卡里古拉和穆西乌斯的妻子上。〕

**卡里古拉** 穆西乌斯，我把你妻子还给你，她会回到你身边的。但我要告退了，有几个命令要下。

〔他很快出去了，穆西乌斯脸色苍白，站了起来。〕

## 第八场

**凯索尼娅** (站着对穆西乌斯说) 这部了不起的论著将不逊色于那些最著名的，穆西乌斯，对此我们毫不怀疑。

**穆西乌斯** (老是看着门口, 卡里古拉走出去的地方) 是说什么的呢?

**凯索尼娅** (无动于衷) 哦,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舍利亚** 所以要明白, 这论述的是诗歌的致命力量。

**凯索尼娅** 理所当然, 我想。

**老贵族** (诙谐地) 好啊! 正象舍利亚说的, 这可有他忙的了。

**凯索尼娅** 是啊, 我的小可爱。但无疑, 最让你们头疼的, 那就是这部作品的题目了。

**舍利亚** 是什么?

**凯索尼娅** 《利刃》。

## 第九场

[卡里古拉快速走进来。]

抱歉, 但国事不等人啊。总管, 你去关闭公共粮仓, 我刚签署这道命令, 你在房间里可以找到。

**总管** 但……

**卡里古拉** 因为, 明天会有饥荒。

**总管** 但人民会有怨气的。

**卡里古拉** (简短有力地) 我说, 明天会有饥荒。谁都知道饥荒, 那就是灾祸啊。

明天, 会有灾祸……而我将很乐意制止这场灾祸。(对其他人解释) 毕竟, 要证明我的自由, 就顾不得太多方式方法了。人的自由总是以某种东西作为代价的, 这实在不好, 但也很正常。(瞥了一眼穆西乌斯) 以这种思路来考察嫉妒, 你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斟酌) 毕竟, 嫉妒是多么丑陋的东西! 因为想象和虚荣而痛苦! 眼看自己的妻子……

[穆西乌斯迅速握紧了拳头, 张开嘴。]

吃吧, 先生们。你们知道吗? 我们和埃里孔干得很辛苦呢。我们起草了一份小小的文件, 是有关处决的, 你们听了一定会赞不绝口。

**埃里孔** 就是说要征求你们的意见的话。

**卡里古拉** 大方点，埃里孔！向他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小秘密，来吧，第三节，第一段。

**埃里孔** (站起身来，机械地念道)“处决是痛苦的解除，是一种解脱。其动机及其施行都是普遍、公正，令人振奋的。人被处死是因为有罪，而有罪又是因为他隶属于卡里古拉。然而，所有人都隶属于卡里古拉，因此，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由此推知，所有人都该死。只存在一个时间和耐心的问题。”

**卡里古拉** (笑着)你们觉得怎么样？耐心，嗯，这可是个新发现！要听听我的想法吗：在你们身上，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  
现在，先生们，你们可以自便了。舍利亚用不着你们了。但凯索尼娅要留下，还有勒皮杜斯和奥克塔维乌斯！梅雷亚也留下。我要和你们讨论一下我的妓院的组织问题，这事最让我伤脑筋了。

〔其他人慢慢走出去，卡里古拉目送着穆西乌斯。〕

## 第十场

**舍利亚** 听从你的吩咐，卡伊乌斯。有什么不妥？人员不得力？

**卡里古拉** 不是，是进项不理想。

**梅雷亚** 那得提高收费。

**卡里古拉** 梅雷亚，你刚刚错过了一个缄口不言的时机。到了你这把年纪，这种问题是不会让你感兴趣的，我也不会来问你的高见。

**梅雷亚** 那为什么让我留下？

**卡里古拉** 因为，等一会儿，我需要一个丧失激情的人的意见。

〔梅雷亚走开去。〕

**舍利亚** 卡伊乌斯，要是说我还没有丧失激情的话，我认为收费不能动。

**卡里古拉** 那当然，不过，营业额也得搞上去。我已经向凯索尼娅解释了我的计划，她会跟你说明的。至于我，我有点喝多了，这会儿要睡一下。

〔他伸直身子，闭上了眼睛。〕

**凯索尼娅** 这很简单，卡里古拉创造出一种新的勋章。

**舍利亚** 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凯索尼娅** 当然有联系。要用这种勋号来组成国民英雄勋位团。最频繁光顾卡

里古拉的妓院的公民，将得到这种奖励。

**舍利亚** 这真是高明。

**凯索尼娅** 我想是的。忘了说了，这种奖励是每个月核对门票之后颁发一次，而十二个月内都没得过勋章的公民就会被流放，或是处决。

**贵族丙** 为什么还要“或是处决”？

**凯索尼娅** 因为卡里古拉说这都不重要，要点在于他有选择余地。

**舍利亚** 好极了。这下国库可有救了。

**埃里孔** 而且，始终是用很道德的方式，请特别留意这一点。总的来说，压榨恶行，总比在那些共和社会里勒索美德更好些。

〔卡里古拉半睁开眼睛，看着不远处的老梅雷亚，后者正掏出一个小瓶子，喝了一口。〕

**卡里古拉** （还躺着）你在喝什么，梅雷亚？

**梅雷亚** 是治哮喘病的，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分开众人，走向他，闻他的嘴）不对，这是一种解毒药。

**梅雷亚** 哪里，卡伊乌斯。你开玩笑吧。我夜里喘不上气，都治了好久了。

**卡里古拉** 那么，你怕被毒死喽？

**梅雷亚** 我的哮喘病……

**卡里古拉** 不，该叫什么就叫什么：你害怕我毒死你，你怀疑我，你刺探我。

**梅雷亚** 老天爷，不是这么回事呀！

**卡里古拉** 你对我起了疑心我，在某种程度上，你提防着我。

**梅雷亚** 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粗鲁地）回答我。（以肯定的口气说）既然你服用了解毒药，你就为我提供了毒死你的意愿。

**梅雷亚** 是……其实……不。

**卡里古拉** 并且一旦你相信我已经决定了要对你下毒，你就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阻挠这个意愿。

〔静场。从这一幕开始，凯索尼娅和舍利亚就退到远处，只有勒皮杜斯惶恐不安地听着对话。〕

越来越明确地。

这就构成了两条罪状，你总归逃不掉其中的一条：要么我不想你死，你是怀疑错了我，你的皇上；要么我是要你死，而你这个下流胚，竟敢违抗我的旨！(冷场，卡里古拉满意地端详着老者) 哼，梅雷亚，对这个逻辑你有什么话说？

**梅雷亚** 这是……很有说服力，卡伊乌斯，但不适用于这个场合。

**卡里古拉** 好，第三条罪状，你把我当傻子。听好了，对你而言，这三条罪状里，只有一条是体面的，就是第二条——因为一旦你逼我做了决定，并且进行了抵抗，这就意味着你造反了。你是个煽动者，革命分子。这很好。(悲伤地) 我很喜欢你，梅雷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被以第二条罪状论罪，而不是其他的。造反而死，是比较有男子气概的。

〔在这段话当中，梅雷亚在椅子上越缩越小。〕

不用多谢我了，这都是应该的。拿着，(慈祥地递给他一个小玻璃瓶) 喝了这毒药。

〔梅雷亚哭哭啼啼地摇着头，卡里古拉不耐烦了。〕

来吧，来吧。

〔梅雷亚想逃跑，但卡里古拉一个饿虎扑食，在台子中央把他抓住，再扔到一张矮凳上，撕扯了半天，硬是把瓶子塞进了他嘴里，再用拳打破。梅雷亚挣扎了几下，便咽了气，脸上满是水和血。〕

卡里古拉直起身来，机械地擦着双手。把梅雷亚的小瓶子递给凯索尼娅，对她说。

这是什么？解毒药么？

**凯索尼娅** (镇静地) 不，卡里古拉。这是治哮喘病的药。

**卡里古拉** (看着梅雷亚) 没关系，都一样，要么早些，要么晚些……

〔他不停地擦着手，做出一副忙碌的样子，突然走了出去。〕

## 第十一场

**勒皮杜斯** (吓呆了) 该怎么办?

**凯索尼娅** (简单地) 我看, 先把尸体拖走, 太难看了!

[舍利亚和勒皮杜斯抬着尸体到后台。]

**勒皮杜斯** (对舍利亚) 得赶快下手。

**舍利亚** 得有两百人。

[小西比翁上, 看见凯索尼娅, 想转身走开。]

## 第十二场

**凯索尼娅** 到这儿来。

**小西比翁** 干吗?

**凯索尼娅** 来啊。

[她抬起他的下巴, 盯着他的眼睛看。过了一会儿。冷冰冰地。]

他杀了你父亲?

**小西比翁** 是。

**凯索尼娅** 你恨他?

**小西比翁** 是。

**凯索尼娅** 你想杀了他?

**小西比翁** 是。

**凯索尼娅** (放开他) 那干嘛告诉我呢?

**小西比翁** 因为我谁也不怕, 要么杀了他, 要么杀了我, 总得有个了结。另外, 你也不会出卖我。

**凯索尼娅** 说的对, 我不会出卖你。但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或者不如说, 我想跟你的良知谈一谈。

**小西比翁** 我的良知, 那就是我的仇恨。

**凯索尼娅** 先听我说, 我要跟你说的话既可以说难以理解, 又可以说不言自明。

别看是一句话，要是真听进去了的话，就能完成世上唯一彻底的革命。

**小西比翁** 行，说吧。

**凯索尼娅** 别急。先想想你父亲被割掉舌头时痉挛的面孔，想想他满嘴的血和不堪折磨的嚎叫。

**小西比翁** 嗯。

**凯索尼娅** 现在再想想卡里古拉。

**小西比翁** (带着所有的恨意吐出) 嗯。

**凯索尼娅** 现在听着：试着理解。

〔她出去了，留下不知所措的小西比翁。埃里孔上。〕

### 第十三场

**埃里孔** 卡里古拉回来了：你去吃饭吗，诗人？

**小西比翁** 埃里孔，帮帮我！

**埃里孔** 这很危险，我的小鸽子，况且我也不懂诗歌。

**小西比翁** 你能帮我，你知道很多事。

**埃里孔** 我知道时光流逝，吃饭不等人，我还知道你会杀了卡里古拉……而且，他不会对此耿耿于怀。

〔卡里古拉上，埃里孔下。〕

### 第十四场

**卡里古拉** 啊！是你啊。

〔他停住了，好像要定一定神。〕

好久没看见你了，(慢慢朝他走去) 你在干嘛？还写东西吗？最近写了什么，能不能给我看看？

**小西比翁** (同样神色不自然，介于仇恨和一种莫名的情绪之间) 我写了几首诗，凯撒。

**卡里古拉** 关于什么的？

**小西比翁** 我不知道，凯撒，关于大自然吧。

**卡里古拉** (更放松了) 好题目，有发挥余地。大自然给你什么感觉啊？

**小西比翁** (恢复镇定，以一种讥刺和恶毒的口吻) 安慰我没有当上凯撒。

**卡里古拉** 啊！那你相信她也能抚慰我这个当上了凯撒的人吗？

**小西比翁** (同上) 要我说，她曾治愈过更严重的创伤呢。

**卡里古拉** (异常直率) 创伤？你说这话是带着狠毒呢。是不是因为我杀了你父亲？要是你知道这个词有多真切就好了，创伤！(改变声调) 只有仇恨才能使人聪明。

**小西比翁** (生硬地) 我只是回答你关于大自然的问题。

[卡里古拉坐下，看着小西比翁，然后突然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到自己脚边。用手捧住他的脸。]

**卡里古拉** 给我念你的诗。

**小西比翁** 我求求你，凯撒，别。

**卡里古拉** 为什么？

**小西比翁** 我没带在身上。

**卡里古拉** 难道你不记得吗？

**小西比翁** 不记得。

**卡里古拉** 至少跟我说说是讲什么的。

**小西比翁** (一直很生硬，很不情愿) 我说道……

**卡里古拉** 嗯？

**小西比翁** 不，我不知道。

**卡里古拉** 想啊……

**小西比翁** 我说到某种和谐，来自大地……

**卡里古拉** (以一种沉醉于其中的语气，插话) 大地和脚步。

**小西比翁** (有点诧异，犹豫着继续) 是，差不多是这样。

**卡里古拉** 继续。

**小西比翁** ……还有罗马境内山峦的起伏，这短暂和心潮澎湃的宁静，夜晚来自于……

**卡里古拉** ……翠绿天空中雨燕的鸣啭。

**小西比翁** (更投入些了) 是，又对了。

**卡里古拉** 还有呢？

**小西比翁** 还有这微妙的时刻，依然霞光万道的天空骤然翻转，向我们展示它的另一张面孔，缀满了星辰的闪光。

**卡里古拉** 这烟、这树，还有这水的气味从大地直升入黑夜。

**小西比翁** (完全陶醉了) ……蝉鸣、狗吠，白昼的热气渐渐散去，最后一辆大车隆隆驶过，农夫的语声……

**卡里古拉** ……还有隐没于乳香树和橄榄树阴影中的道路……

**小西比翁** 是啊，是啊，正是这样！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卡里古拉** (把小西比翁搂向自己)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热爱同样的真理。

**小西比翁** (颤抖着，把头埋在卡里古拉怀里) 哦！没关系，只要一切都以爱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

**卡里古拉** (抚摸着) 这是伟大心灵的美德，西比翁。要是我能洞彻你的心扉，那该多好！但对于我自己生命激情的力量，我是看得太清楚了，他是绝不会满足于大自然的。你不懂，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是纯粹的善，就像我是纯粹的恶。

**小西比翁** 我能理解。

**卡里古拉** 不。我身体里的这些，这静默的湖泊，这腐烂的植株。(声调突然变化) 你的诗一定很美，但要我说点意见……

**小西比翁** (同上) 嗯。

**卡里古拉** 少了血腥气。

[西比翁猛地向后一挣，恐惧地看着卡里古拉，卡里古拉也专注地看着他。他一边后退着，一边以低沉的声音说：

哦！魔鬼！可恶的魔鬼！你又在演戏了，你刚才是在演戏吧，嗯？对你自己还挺满意？

**卡里古拉** (有点悲伤) 你的话并不全错，我是在演戏。

**小西比翁** (同上) 你的心该是多么卑鄙，粘满了血污！哼！有多少恶毒和仇恨

在折磨着你！

**卡里古拉** (轻轻地) 行了，别说了。

**小西比翁** 我多么可怜你，我多么恨你！

**卡里古拉** (生气了) 闭嘴！

**小西比翁** 你的孤独该是何等邪恶！

**卡里古拉** (跳了起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摇晃着) 孤独！你也知道孤独？诗人和懦夫也知道孤独？但哪种孤独？哼！你不知道，独处的人从不孤独！不管走到哪里，未来和过去的同样重负都伴随着我们！被杀死的人从没有离开过我们，这还好对付，但那些我们爱过的，那些我们不爱但却爱着我们的人，那些悔恨、欲望、苦涩和甘甜，妓女们和那帮神仙！（他放开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独处！哼！我又如何能摆脱这为存在所毒害的孤独，而品尝到真实的滋味，品尝到一棵树的沉默和震颤！（坐下，突然变得有气无力）孤独！不，西比翁，孤独中充斥着咬牙切齿的声音，回荡着逝去的嘈杂喧闹。就在我爱抚的女人旁边，当夜色把我俩笼罩，当我终于远离满足的肉体，抓住这片刻生死之间的我，我的孤独却摆脱不了一股交欢之后的汗臭，从我身边依然熟睡的女人腋下源源而出。

〔他显得筋疲力尽，长时间的沉默。小西比翁走到卡里古拉后面，靠近了他，犹豫着。他向卡里古拉伸出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卡里古拉没有回头，只把自己的双手搭在上面。〕

**小西比翁**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片刻欢愉，这让他们得以继续下去。当他们感到心灰意冷时，就会想起那个时候。

**卡里古拉** 是这样，西比翁。

**小西比翁** 所以说，难道在你的生命中，就没有类似的事？一个惨然泪下的时刻，一个寂静的庇护之所？

**卡里古拉** 怎么没有。

**小西比翁** 那是什么？

**卡里古拉** (慢慢地) 蔑视。

**幕落**

## 第三幕

### 第一场

〔幕启之前就传来鼓钹声。幕启，布景类似集市上的表演台。中间是一道帷幔，帷幔前有一个小讲台，埃里孔和凯索尼娅站在上面。鼓钹手站在两边。坐在座位上背对观众的，是几个贵族，还有小西比翁。〕

**埃里孔** （以招揽生意的口气）快来看哪，快来看哪！（钹声。）神仙又下凡了，卡伊乌斯，凯撒和神仙，别名卡里古拉，为其提供了自己纯然人类的形体。快来看哪，凡夫俗子们，神仙就要在你们眼前显灵了。凭着仁慈的卡里古拉治下的这一特别恩惠，神的秘密将对所有人开放。

〔钹声。〕

**凯索尼娅** 快来看哪，先生们！拿出你们的铜子儿，瞻仰上天的秘密吧，今天人人都买得起票！

〔钹声。〕

**埃里孔** 奥林匹斯山里的幕后故事，那里的密谋，那里的安逸和泪水。快来看，快来看哪！神的内幕大揭秘！

〔钹声。〕

**凯索尼娅** 瞻仰吧，拿出你们的铜子儿。快来啊，先生们，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钹声。奴隶们把各种道具搬上台。〕

**埃里孔** 这是一次真理的惊人重现，一次史无前例的成就，神威的壮观布景被搬到了人间，精彩绝伦的节目，电闪（奴隶点燃希腊火硝），雷鸣（奴隶推动一个装满石子的大桶），命运之神现身，踏着他胜利的步伐。快来吧，观赏吧！

〔他拉开帷幕，卡里古拉穿着怪模怪样的维纳斯服装出现在台子上。〕

**卡里古拉** （和蔼地）今天，我是维纳斯。

**凯索尼娅** 瞻仰仪式开始。拜！（除了西比翁，所有人拜下）跟着我念卡里古拉一

维纳斯的圣祷词：“舞蹈和痛苦的女神……”

**贵族们** “舞蹈和痛苦的女神……”

**凯索尼娅** “诞生于波涛之间，因盐和泡沫而遍体苦涩、粘稠……”

**贵族们** “诞生于波涛之间，因盐和泡沫而遍体苦涩、粘稠……”

**凯索尼娅** “你，如一抹轻笑，一丝悔恨……”

**贵族们** “你，如一抹轻笑，一丝悔恨……”

**凯索尼娅** “一缕忧怨，一股勃发之机……”

**贵族们** “一缕忧怨，一股勃发之机……”

**凯索尼娅** “教导我们使爱重生的冷漠……”

**贵族们** “教导我们使爱重生的冷漠……”

**凯索尼娅** “诲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却无法在这个世界寻得的真理……”

**贵族们** “诲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却无法在这个世界寻得的真理……”

**凯索尼娅** “赋予我们力量，以生活于此无与伦比真理之高度……”

**贵族们** “赋予我们力量，以生活于此无与伦比真理之高度……”

**凯索尼娅** 停！

**贵族们** 停！

**凯索尼娅** （重新开始）“广施恩泽，在我们的面容上撒下你无偏无倚的残酷和仇恨。在我们眼前张开你那缀满鲜花和死亡的双手。”

**贵族们** “……张开你那缀满鲜花和死亡的双手。”

**凯索尼娅** “聚拢你迷失的孩子们，收容他们到你丧失冷漠和痛苦之爱的庇护所。赐于我们你无目的的激情，你无缘由的苦痛，你无未来的欢愉……”

**贵族们** “……你无未来的欢愉……”

**凯索尼娅** （高声）“你，如此空洞，如此灼热，如此非人却又如此世俗，让我们沉醉于你这样的美酒中，永远饱食你那盐渍的黑心。”

**贵族们** “让我们沉醉于你这样的美酒中，永远饱食你那盐渍的黑心。”

〔当贵族们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一直毫不动弹的卡里古拉抖了抖身子，声音洪亮

地：

**卡里古拉** 好的，我的孩子们，定能如你们所愿。

〔他盘腿坐在台子上，贵族们一个接一个向他下拜，掏出他们的铜子儿，排列在

舞台右侧，然后消失，最后一个慌慌张张的，忘了给钱，想抽身而退，但卡里古

拉一跃而起。

嘿！嘿！到这儿来，我的小伙子。敬神是好的，但要让神致富，那就更好了，谢谢。这就对了。要是神只有世人的爱而没有别的财源，那他们就会跟可怜的卡里古拉一样穷了。现在，先生们，你们可以走了，到城里去散布这个惊人的奇迹，你们看到了维纳斯，所谓看到了，就是指用你们的肉眼，维纳斯还和你们说了话，去吧，先生们。

〔贵族们动起来。〕

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走左边的走廊，在右边的走廊里，我安置了卫兵杀你们。

〔贵族们匆匆忙忙，蜂拥而下，奴隶和乐师也不见了。〕

## 第二场

〔埃里孔用手指着西比翁，威胁着〕

**埃里孔** 西比翁，你又搞无政府主义！

**西比翁** （对卡里古拉）你渎神了，卡伊乌斯。

**埃里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西比翁** 你玷污了苍穹，血洗了大地。

**埃里孔** 这年轻人喜欢大字眼儿。

〔他走到沙发上躺着。〕

**凯索尼娅** （很镇静地）瞧你怎么这样，小伙子。此刻就在罗马，有人因为远比不上这些冲的言论而丧命。

**西比翁** 我已经决意要对卡伊乌斯说真话。

**凯索尼娅** 好罢，卡里古拉，你治下还真缺这么一个人，好一个耿介之士！

**卡里古拉** （有兴趣地）这么说，你相信神喽，西比翁？

**西比翁** 不。

**卡里古拉**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眼就看出这是渎神呢？

**西比翁** 我可以否认一样东西，但不一定要诋毁它或剥夺别人信奉的权利。

**卡里古拉** 这是谦虚，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谦虚！哦，亲爱的西比翁，我对你真是太满意了。还羡慕呢，你知道……因为这也许是唯一一种我永远不能体会到的情感。

**西比翁** 你嫉妒的不是我，是神吧。

**卡里古拉** 随你怎么说了，这将是我这个朝代的大秘密。现如今，人们所能加诸于我的责难，无非就是，我在权力和自由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小步。对于一个热爱权力的人来说，神的竞争是件恼火的事。我已经取缔了他们，我已经向这些虚幻的神灵证明了，一个人，只要他愿意，用不着求师学艺，也能够行使他们这种可笑的职业。

**西比翁** 这就是渎神，卡伊乌斯。

**埃里孔** 不，西比翁，这是洞察力。我只知道这一点，要和神平起平坐，只有一个办法：和他们一样冷酷无情就行了。

**西比翁** 把自己变成个暴君就行了。

**卡里古拉** 什么是暴君？

**西比翁** 一个盲目的灵魂。

**卡里古拉** 这可不一定，西比翁。一个暴君，就是一个为了他自己的野心和理想而牺牲人民的人。我呢，我没什么理想，对荣誉和权力，我也再没什么可孜孜以求的。我行使权力，乃是一种补偿。

**西比翁** 补偿什么？

**卡里古拉** 补偿神的愚蠢和仇恨。

**西比翁** 仇恨不能补偿仇恨。权力不是一个解答。要抵消世间的敌意，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卡里古拉** 是什么？

**西比翁** 穷困。

**卡里古拉** (修着脚) 我也应该试试这个。

**西比翁** 可眼下，很多人在你周围死去。

**卡里古拉** 少得可怜，西比翁，真的，你知道我拒绝了几次战争？

**西比翁** 不知道。

**卡里古拉** 三次。你知道我为什么拒绝吗？

**西比翁** 因为你瞧不上罗马的伟大。

**卡里古拉** 不，因为我尊敬人的生命。

**西比翁** 你跟我开玩笑，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或者说，至少，我尊敬人的生命胜过征服的理想。但没错，我更尊敬自己的生命，我之所以随意杀戮，是因为我连自己的命也没放在心上。不，我越想就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暴君。

**西比翁** 那又怎样，就算是，你所造成的灾难也不过如此。

**卡里古拉** (有点不耐烦) 要是你会算的话，你就会知道，由最贤明的暴君发动

的最微不足道的战争，其损失也是我个人狂想危害的一千倍。

**西比翁** 但，至少，这是合乎情理的，关键在于能否被理解。

**卡里古拉** 人不理解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要装扮成命运。我换上了神愚蠢而不可理解的面孔，你的同伴们刚才所膜拜的，正是这样的一副面孔。

**西比翁** 而这就是渎神，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不，西比翁，这是戏剧艺术！所有这些人的错误，就在于不能充分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不然，他们一定会知道，所有人都可以扮演天国的悲剧，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神，只要让练就一副铁石心肠就行。

**西比翁** 也许确实是这样，卡伊乌斯，但要真是这样，那么，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让神化的众人把你团团围住，他们也将如你般冷酷无情，把你昙花一现的神性浸染在鲜血之中。

**凯索尼娅** 西比翁！

**卡里古拉** （一种精确、生硬的口吻）让他说，凯索尼娅。你想不到他说得有多好，西比翁：我是在自掘坟墓。我很难想象你所说的那一天，但我梦见过几次。在无数张从苦涩的黑暗深处浮现的面孔上，在他们因仇恨和惶恐而狰狞的脸庞上，我又重新发现了，真的，又欣喜地发现了这世上我崇拜的唯一神祇：如人心一般悲苦、怯懦。（发火）好了，现在你走吧。你说得太多了。（改变声调）我还要染红手指和脚趾呢，这很要紧。

〔所有人下场，除了埃里孔，围着卡里古拉，专心给他处理脚。〕

### 第三场

**卡里古拉** 埃里孔！

**埃里孔** 怎么了？

**卡里古拉** 你干得怎么样？

**埃里孔** 干什么？

**卡里古拉** 嘿！……月亮啊！

**埃里孔** 有进展，这是个耐心的问题。但我要跟你说点事。

**卡里古拉** 耐心我也许还有，但时间就没有太多了。得快点，埃里孔。

**埃里孔** 我跟你说过了，我会尽力的。但我要先跟你说一件很严重的事。

**卡里古拉** （像没听见一样）要知道，我已经占有了。

**埃里孔** 什么？

**卡里古拉** 月亮。

**埃里孔** 是，这是自然。但你知道有人要谋你的命吗？

**卡里古拉** 我已经完全占有她了。没错，就只有那么两三次，但毕竟是占有了。

**埃里孔** 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了。

**卡里古拉**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看着她，靠在花园的柱子上抚摸着她，她终于明白了。

**埃里孔** 别闹了，卡伊乌斯，就算你不听，作为我还是要说的，你不听活该。

**卡里古拉** (忙着弄红脚指甲) 这种染料不管事儿。还是说月亮吧，那是在一个

八月的美妙夜晚。(埃里孔气恼地转过身去，站着不动，一言不发。) 她还扭扭捏捏呢，我已经睡下了，她先是在地平线上方，一片血红，然后就开始升起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她越升越明亮，最后，在漫天星光的夜晚中间，她变成了一汪乳白色的湖泊。于是，在甜美、轻盈和一丝不挂的酣畅中，她步履款款地跨过了我的门槛，一直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滑入，让我沐浴在她的微笑和光芒之中——真是，这染料真不管用。但你瞧，不是我夸口，埃里孔，我占有了她。

**埃里孔** 是什么在威胁你，你想不想听我说，想不想知道？

**卡里古拉** (停住了，盯着他) 我只想要月亮，埃里孔。谁要杀我，我早知道了。

我还没有耗尽我生命的源泉，因此我要月亮，你不搞到她，就别回来见我。

**埃里孔** 那好吧，我会尽我的责，我该说的话也要说出来，有个针对的阴谋，舍利亚是主谋。我无意中发现了这块书板，大致情况都在上面。我放在这儿了。

[埃里孔把书板放在一张椅子上，退下。]

**卡里古拉** 你去哪儿，埃里孔？

**埃里孔** (在门槛上) 去给你找月亮。

## 第四场

[舞台另一边传来敲门声。卡里古拉猛然回过头，看见老贵族。]

**老贵族** (迟疑着) 我可以吗，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不耐烦地) 行，进来吧！(瞧着他) 怎么，我的小可爱，又回来看维

纳斯了？

**老贵族** 不，不是这个。咳！嗯，对不起，卡伊乌斯……我是想说……你知道  
我很爱你……再说，我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我的晚年……

**卡里贵族** 少罗嗦！快说吧！

**老贵族** 是，是，嗯……（快速）这事很严重，就是这样。

**卡里古拉** 不，这不严重。

**老贵族** 你说的是什麼，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你又说的是什么，我的宝贝？

**老贵族** （看着周围）就是说……（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蹦出来）一起反对你的阴谋……

**卡里古拉** 怎么样，我说吧，这一点都不严重。

**老贵族** 卡伊乌斯，他们要杀你。

**卡里古拉** （走向他，抓住他的肩膀）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相信你吗？

**老贵族** （做起誓状）凭着所有神明的名字，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轻声地，把他一步步推向门口）别发誓，千万别发誓。还是听着吧，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你背叛了你的朋友们，不是吗？

**老贵族** （有点不知所措）可以说，卡伊乌斯，我对你的爱……

**卡里古拉** （同样声调）这我可不敢说，我最恨卑鄙可耻的叛徒了，碰到就杀，  
从不例外。我对你是个什麼货色清楚得很，不用说，你既不想出卖朋友，也  
不想死。

**老贵族** 那当然了，卡伊乌斯，那当然啦。

**卡里古拉** 所以说，你看，我没法相信你，你不是一个卑鄙的家伙吧？

**老贵族** 哦！不是……

**卡里古拉** 也不是一个叛徒？

**老贵族** 这是不用说的，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所以，我说嘛，没有什麼阴谋，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老贵族** （脸变了形）是开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卡里古拉** 显然，没人想杀我？

**老贵族** 没人，当然，没人。

**卡里古拉** （急促地呼吸，然后慢下来）那就滚吧，我的小可爱。在这个世界上，

有尊严的人成了如此稀少的动物，看得太久我会受不了的。我必须耍一个人来玩味这伟大的时刻。

## 第五场

〔卡里古拉看了一会儿座位上的书板，抓起它，读了读，急促地呼吸着，叫来一名侍卫。〕

**卡里古拉** 把舍利亚带来。

〔侍卫欲下。〕

等等。

〔侍卫站住。〕

对他客气点。

〔侍卫下。〕

卡里古拉沿着台子走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镜子。

你已经决定要遵守逻辑，白痴。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看看它能走到哪儿。（**讥讽地。**）要是把月亮给你拿来了，一切都会不一样，不是吗？不可能的都会变成可能，转瞬之间，一切都会改变。为什么不呢，卡里古拉？谁知道？（**他看看四周。**）真奇怪，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了。（**对着镜子，声音低沉**）死得太多了，死得太多了，人都快死光了。即使是给我拿来月亮，我也不能再回到从前。即便是在太阳的抚慰下，死去的人再动起来，这种罪行也不会因此而再回到地下。（**怒气冲冲。**）逻辑，卡里古拉，要遵从逻辑。要权力就要到底，要放弃就放弃到底。不行，不能走回头路，要一直干到底！

〔舍利亚上。〕

## 第六场

〔卡里古拉有点仰靠在座椅上，蜷缩在披风里，显出疲惫的神色。〕

**舍利亚** 你要见我，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是啊，舍利亚。侍卫！拿蜡烛来！

〔静场。〕

**舍利亚** 你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对我说吗？

**卡里古拉** 没有，舍利亚。

**舍利亚** (有点不快) 你肯定要我到这儿来吗？

**卡里古拉** 绝对肯定，舍利亚。

〔又静场片刻，忽然热情起来。〕

哎，对不起，我有点心不在焉，没好好招待你。来，坐下，咱俩好好聊聊。我很需要跟聪明人说说话。

〔舍利亚坐下。看起来，卡里古拉似乎是第一次显得如此自然。〕

舍利亚，你说，两个心智相当、互不相让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能否有至少那么一次，彼此敞开心怀——就像两个不穿衣服的人，剥光了赖以生存的偏见，私利和谎言？

**舍利亚** 我想这是可能的，卡伊乌斯。但我想你做不到。

**卡里古拉** 有道理。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想。那我们就戴上面具，拿出我们的谎言，全副武装，像搏斗一样交谈吧。舍利亚，你为什么不爱我？

**舍利亚** 因为你没什么可爱之处，卡伊乌斯；因为这些事强求不得；还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人不可能爱上那些自己也想极力遮掩的面孔。

**卡里古拉** 为什么恨我？

**舍利亚** 这你就搞错了，卡伊乌斯。我不恨你。我认定你是有害和残酷的，是自我中心和爱慕虚荣的，但我不恨你，因为我相信你并不幸福。况且，因为我知道你不卑鄙，我也无法蔑视你。

**卡里古拉** 那么，你为什么想杀我？

**舍利亚** 我跟你说过了：我认定你是有害的。我喜欢安全感，也需要安全感。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他们无法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转瞬之间，最离奇的想法就穿透了现实，大多数时候，这就像匕首刺入心脏。我也不行，我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喜欢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卡里古拉** 安全感和逻辑是不可兼得的。

**舍利亚** 没错，这不符合逻辑，但这很健康。

**卡里古拉** 继续。

**舍利亚**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不想跟着你的逻辑走。对于我做人的责任，我有别的见解，我知道大多数你的臣仆想法都跟我一样。你妨碍了我们，自然

就要让你消失。

**卡里古拉** 这都很清楚，也很合理。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你，可不是这样，你是个聪明人，聪明这东西，要么为自身付出高昂的代价，要么就自我否定。我属于前者，你呢，为什么你既不想否定，又不想付出代价？

**舍利亚** 因为我渴望活着，还想活得幸福。我想，要是在各个方面都把荒谬推向极端，那这两样都是无法做到的。我跟所有人一样，为了感受到自身的自由，有时候会希望我所爱的人死去，我垂涎那些家庭或友情的法则禁止我去垂涎的女人，要是讲逻辑的话，我应该不是杀了她，就是占有她。但我认定这些含混的念头不值一提，要是所有人都想起来要实现他们的怪念头，我们就既无法生活，也无法幸福了。再说一次，这对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卡里古拉** 那么，你一定相信某些念头是高于其他的。

**舍利亚** 我相信是有一些行动是比其他的更好些。

**卡里古拉** 我相信所有的事都是一样的。

**舍利亚** 我知道，卡伊乌斯，因此我不恨你。但你碍了事，你得消失才好。

**卡里古拉** 这很公平，但为什么要告诉我，拿你的命来冒险？

**舍利亚** 因为其他人会接替我，还因为我不喜欢撒谎。

〔静场。〕

**卡里古拉** 舍利亚！

**舍利亚** 是，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那你说，两个心智相当、互不相让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能否有至少那么一次，彼此敞开心怀——就像两个不穿衣服的人，剥光了赖以生存的偏见，私利和谎言？

**舍利亚** 我相信我们刚才就是这么干的。

**卡里古拉** 是啊，舍利亚。但你还说我做不到。

**舍利亚** 我错了，卡伊乌斯。我知道了，再次谢谢你，现在，我等着你的判决。

**卡里古拉** (心不在焉)我的判决？哦！你是说……(从披风里拿出书板)你认识这个吗，舍利亚？

**舍利亚** 我知道它已落入你手中了。

**卡里古拉** (激动地)是啊，舍利亚。而你的坦率也是装出来的，两个人并没有彼此敞开心怀。不过，这也不要紧。现在，我们不玩真诚了，还是像以前那么过吧。但你还是要试着去了解我将要对你说的话，还是要忍受我的凌辱和怒火。听着，舍利亚，这块书板是唯一的证据。

**舍利亚** 我走啦，卡伊乌斯，我受够了这种装腔作势的把戏，我知道得太清楚

了，再也不想看了。

**卡里古拉** （以同样激动和关切的声调）再留一下。这是证据，对吧？

**舍利亚** 我觉得你已经不需要证据来处死一个人了。

**卡里古拉** 是这样，但，这一次，我想自相矛盾一下。这碍不着任何人，时不时地自相矛盾一下真是太好了。特放松，我需要放松，舍利亚。

**舍利亚** 我不明白，而且我对这种麻烦事也没兴趣。

**卡里古拉** 那是当然，舍利亚。你呀，是个健康的人。你不想要任何超出常规的东西！（大笑着。）你要生活，还要幸福，就这些！

**舍利亚** 我想我们最好到此为止吧。

**卡里古拉** 别忙。有点耐心，好不好？我手里有这个证据，瞧，我打算这么考虑问题，没有这个证据，我就不能处决你们。这是我的想法，是我放松的方式。好了！看看证据到了皇帝手中会怎么样吧。

〔他拿着书板靠近蜡烛，舍利亚走上前，站在蜡烛另一侧，书板融化了。〕

你瞧见了么？谋反者！它融化了，一旦证据消失，无辜的清晨就会从你的面颊上兴起。舍利亚，你纯洁的前额多么令人敬仰！多么美丽，一个清白的人，多美啊！敬仰我的威力吧，即使是神仙，也不能不加惩罚就还人以清白，而你的皇帝呢，只需要一支蜡烛，就能宽恕你，鼓起你的勇气。接着干，舍利亚，把你这番高论贯彻到底。你的皇帝等待着休息的那一天，这就是他活着和感到幸福的方式。

〔舍利亚愕然看着卡里古拉，他略微动了一下，好像是要做出一个姿势，表示明白了，张了张嘴，突然告辞。卡里古拉继续拿着书板在蜡烛上烧，他微笑着目送舍利亚。〕

**幕落**

## **第四幕**

### **第一场**

〔半明半暗中，舍利亚和西比翁进来了。舍利亚走向右边，又走向左边，再回到西比

翁身边。

**西比翁** (不爱搭理的样子) 你找我干嘛？

**舍利亚** 时间紧迫。要做什么事，就要坚决去做。

**西比翁** 谁说我不坚决了？

**舍利亚** 昨天我们开会，你没来。

**西比翁** (转过头去) 是这样，舍利亚。

**舍利亚** 西比翁，我比你年纪大，我不习惯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我真的需要你。这次谋杀一定要有体面的人来做后盾，而在我们当中，除了我和你动机是纯洁的，其他人都只不过是伤了虚荣心，或是吓破了胆。我知道，即使你抛下我们不管，也不会出卖我们。但这都无所谓了，我想要的，就是你站在我们这边。

**西比翁**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发誓，我办不到。

**舍利亚** 那你跟他一边了？

**西比翁** 不，但我不能反对他。(过了一会儿，然后低沉地。) 要是我杀死他，至少我的心会跟他一起去。

**舍利亚** 但他杀了你父亲！

**西比翁** 是，一切都是由此开始的，但一切也将在这里结束。

**舍利亚** 他否认你所承认的，他嘲弄你所尊敬的。

**西比翁** 是这样，舍利亚，但在我身上，有些东西又和他很像。同样的火焰在灼烧着我们的心。

**舍利亚** 是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我已经泯除了自己身上和他相象的地方。

**西比翁** 我无法选择，因为，除了我自己的痛苦，我还能感受到他的痛苦，我的不幸就在于我完全理解。

**舍利亚** 那你认为他有道理了？

**西比翁** (一声高叫) 哦！我求求你，舍利亚，没有人，再没有人是在我眼中道理的了！

[静场，两人对视。]

**舍利亚** (带着感情走向西比翁) 你知道吗？因为他对你所做的，我更恨他了。

**西比翁** 对，他教会我苛求一切。

**舍利亚** 不，西比翁，他使你绝望。使一颗年轻的心绝望，这是一种罪行，这种罪行已经超过了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罪。我向你发誓，就凭这一条罪，我

也非杀了他不可。

〔他向出口走去，埃里孔上。〕

## 第二场

**埃里孔** 我在找你，舍利亚，卡里古拉要在这里组织一场小型的友好聚会。你必须参加。（他转向西比翁）但不需要你，我的鸽子，你可以走了。

**西比翁** （快出去的时候转向舍利亚）舍利亚！

**舍利亚** （非常温和地）是，西比翁。

**西比翁** 试着理解一下吧。

**舍利亚** （非常温和地）不行，西比翁。

〔西比翁和埃里孔下。〕

## 第三场

〔台后传来武器声。两个侍卫出现在左边，带着老贵族和第一个贵族，两人惊恐不已。〕

**贵族甲** （尽力想显得镇定些，对侍卫说）说到底，这三更半夜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侍卫** 坐这儿。

〔他指着右边的座位。〕

**贵族甲** 要是想处死我们，就像其他人那样，也用不着这么多事。

**侍卫** 坐下。老不死的。

**老贵族** 我们坐下吧。这人什么都不知道，这很明显。

**侍卫** 是啊，我的小可爱，这很明显。

〔他出去了。〕

**贵族甲** 该早点动手，我就知道，现在好了，等着受刑吧。

## 第四场

**舍利亚** (镇静地坐下) 怎么了?

**贵族甲和老贵族** (齐声道) 事情抖出来了。

**舍利亚** 然后呢?

**老贵族** (颤抖着) 要上刑啊。

**舍利亚** (不为所动) 我记得, 有个奴隶偷了东西也不肯招供, 卡里古拉赏了他八万一千个小银币。

**贵族甲** 我们算是瞎忙活一场。

**舍利亚** 不, 起码这说明他喜欢勇气。这一点你们可要好好想想。(对老贵族。)

你能不能不要把牙齿磕得咯咯响? 我讨厌这声音。

**老贵族** 这是……

**贵族甲** 别找事了, 我们这可是在玩命哪。

**舍利亚** (不置可否) 你们知道卡里古拉的口头禅吗?

**老贵族** (眼泪汪汪) 知道, 他总对刽子手说: “慢慢杀, 让他领略死亡的滋味。”

**舍利亚** 不, 这还好些。有次处决后, 他打着哈欠, 认真地说: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 还是我的无动于衷。”

**贵族甲** 你们听见没有?

[武器声。

**舍利亚** 这话暴露了他的软弱。

**老贵族** 你能不能不要玩这套玄的? 我讨厌这个。

[从台深处进来一个奴隶, 抱着一捆刀剑, 排在椅子上。

**舍利亚** (没看见) 起码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人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力, 他迫使人们思考, 迫使整个世界去思考。不安定感总是引发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恨他。

**老贵族** (浑身发抖) 看那儿。

**舍利亚** (看见了武器, 声音有点变化) 兴许你说对了。

**贵族甲** 该早点动手的，我们等得太久了。

**舍利亚** 是，这个教训来得太迟了。

**老贵族** 不行，这没道理，我可不想死。

〔他站起来，想逃跑，两名侍卫抓住他，扇了他几下，把他揪住。贵族甲在椅子上瘫了下去。舍利亚说了几个字，听不见是什么。突然，鼓钹大作，一种奇怪的音乐在舞台深处响起，既刺耳又不连贯。贵族们摒住声息看着。卡里古拉，身着舞者的短袍，头上戴着花，像演皮影戏一样，在台深处的幕布后面，比划了几个可笑的舞蹈姿势，然后就不见了。随即，一名侍卫庄严地宣布：“观赏到此结束。”这时，凯索尼娅竟悄悄地从观众身后走上来，她语调平缓，却把他们吓得跳了起来。〕

## 第五场

**凯索尼娅** 卡里古拉吩咐我来告诉你们，以前，他把你们叫到这儿来是有国事相商，可今天，他邀请你们来的目的是要交流一下艺术感受。（停顿，接着以同样语气。）他还说，不愿意交流的人就要掉脑袋。

〔他们一言不发。〕

恕我多问，不过我一定要知道一点，你们觉得这个舞蹈美不美？

**贵族甲** （犹豫了一下）很美，凯索尼娅。

**老贵族** （不胜感激）哦！是的，凯索尼娅。

**凯索尼娅** 还有你，舍利亚？

**舍利亚** （冷冰冰地）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

**凯索尼娅** 好极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卡里古拉。

## 第六场

〔埃里孔上。〕

**埃里孔** 我说，舍利亚，这真的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

**舍利亚**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

**埃里孔** 我明白了。你很犟，舍利亚，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虚伪。但真是很犟。

我呢，我不犟，但是，我决不让你碰卡伊乌斯一根指头，就算这是他本人的意思。

**舍利亚** 我完全不明白这番话的意思。不过，我对你的忠心耿耿表示祝贺，我喜欢好仆人。

**埃里孔** 你很得意，嗯？是，我是在服侍一个疯子，但你呢，你服侍的是谁？德行？我跟你说是怎么想的吧。我生来就是个奴隶。多好啊，德行的乐曲！诚实的人！足够让我在鞭子下跳一曲的了。卡伊乌斯，是他，他不跟我高谈阔论，他解放了我，把我带到宫里。这样一来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你们这些道德的化身。这样我才看到你们的脏脸，闻到你们的臭气，一种从未经受任何苦难艰险的乏味！我到见了那些穿着长袍，高不可攀的家伙，却长着一副高利贷者的心肠，一张吝啬鬼的面孔，一双逃兵的手。你们还审判别人？你们把德行当货物摆着卖，你们像少女怀春一样梦想着安全感，可是，直到你们在恐惧中死去，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在说谎。就凭你们，还想去审判那些无怨无悔地忍受着，每天都从一千个新的伤口里往外流血的人吗？要搞清楚，你们得先除掉我！瞧不起奴隶！舍利亚，他是够不上你的德行，但他还是可以爱着他可怜的主人，以免被你们高贵的谎言伤害，被你们虚伪的誓言伤害……

**舍利亚** 亲爱的埃里孔，你真是滔滔不绝啊。坦率地说，你以前的品位还高些呢。

**埃里孔** 很抱歉，真的，这就是跟你们混在一起的结果。终生厮守的老夫老妻也会长成一个样儿的。但我会复原的，别担心，我会复原的。只有一点……看，看见这张脸了吧？好，那就好好看看，好极了，现在，你算是看见你的敌人了。

## 第七场

**舍利亚** 现在，得赶快下手，你们两个留在这儿，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一百来个人。

〔他下场。〕

**老贵族** 留在这儿！留在这儿！我真想走啊。（嗅嗅。）这儿有股死气。

**贵族甲** 或是谎言味儿。（悲哀地。）我说了那个舞蹈很美。

**老贵族** （安慰地）从某种意义上，她是很美，从某种意义上。

〔一阵风似的又进来更多的贵族和骑士。

## 第八场

**贵族乙** 怎么了？你们知道吗？皇帝传唤我们。

**老贵族** （心不在焉）兴许是为了舞蹈吧。

**贵族乙** 什么舞蹈？

**老贵族** 是啊，嗯，艺术感受。

**贵族丙** 我听说卡里古拉病得很厉害。

**贵族甲** 他是病了。

**贵族丙** 什么病？（兴高采烈）诸神保佑吧，他会不会死？

**贵族甲** 我才不信呢。他的病只会要了别人的命。

**老贵族** 要是我们敢这么说的话。

**贵族乙**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难道他没有某些轻一点的，对我们有利点儿的病吗？

**贵族甲** 不，这种病还排不上呢。失陪了，我要去见舍利亚。

〔他下场，凯索尼娅上，静场片刻。

## 第四场

**凯索尼娅** （漠不关心地）卡里古拉胃疼，他吐血了。

〔贵族们围着她。

**贵族乙** 哦！全能的主啊，我发誓，要是他能康复，我就向国库捐二十万个小银币。

**贵族丙** （夸张地）朱庇特啊，把我的命拿走换他的吧。

〔卡里古拉进来有一会儿了，他听着。〕

**卡里古拉** （走向贵族乙）我接受你的捐赠，卢西乌斯，再次谢谢你，我的财政官明天就拜访府上。（走向贵族丙并拥抱他。）你不知道我有多感动。（停顿片刻，然后温柔地）那你是爱我的了？

**贵族丙** （坚定状）哦！凯撒，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奉上。

**卡里古拉** （再次拥抱他）啊！这太那个了，卡西乌斯，我配不上你这般深厚的爱。（卡西乌斯做出一个抗议的姿势）不，不，我跟你说，我受之有愧。（他叫来两个侍卫。）带走吧。（对卡西乌斯，温和地。）去吧，朋友，要记住，卡里古拉把心都交给你了。

**贵族丙** （有点不安）但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卡里古拉** 去死啊，那还用问么？你已经为我的命献上了你的命。我呢，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嘴里甚至都没有那种血腥味儿了。你把我治好了，卡西乌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另一个人，一个叫卡里古拉的人，你幸福吗？我现在又可以参加各种欢宴了。

〔贵族丙被拖走，一边挣扎着大喊大叫。〕

**贵族丙** 我不要，这只是开玩笑啊。

**卡里古拉** （梦游般，在喊叫声中）即刻，含羞草将铺满大海上的道路，女人穿上了轻纱的衣裳，你的面前是一片崭新的辽阔天空，卡西乌斯，拿出生活的微笑！

〔卡西乌斯快要被带出去了，凯索尼娅轻轻地推他。他转过身，突然变严肃了。〕  
生活，我的朋友，要是你爱得足够深，就不会拿它当成儿戏了。

〔卡西乌斯被拖走了，又回到桌子前。〕

输了就得付钱。（停顿。）来，凯索尼娅。（他转向其他人。）顺便提一下，我刚才有个好想法，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统治到目前为止都太幸福了，没有大范围的瘟疫，没有宗教残杀，连政变都没有，一句话，没什么可以让你们传达后世的事情。有鉴于此，我要弥补一下天意的不公，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微笑），就是，我要来代替瘟疫。（改变声调。）但，

别说话，舍利亚来了，看你的，凯索尼娅。

〔他下场，舍利亚和贵族甲上。〕

## 第十场

〔凯索尼娅急忙走到舍利亚跟前。〕

**凯索尼娅** 卡里古拉死了。

〔她转过身，好像是在哭泣，却盯着其他人。所有人都在一声不吭地发愣，

但原因各不相同。〕

**贵族甲** 你……你能肯定这个噩耗吗？这不可能，他刚才还跳舞来着。

**凯索尼娅** 可不是，这种劳累要了他的命。

〔舍利亚快步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再转身面对凯索尼娅。所有人都不说话。〕

慢慢地。

你怎么不说话，舍利亚。

**舍利亚** （也慢慢地）这是个巨大的噩耗，凯索尼娅。

〔卡里古拉突然走上，向舍利亚走去。〕

**卡里古拉** 演得好，舍利亚。（他原地转身，看着其他人，生气地）嘻！没搞成！（对

凯索尼娅。）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他下场。〕

## 第十一场

〔凯索尼娅默默地看着他离开。〕

**老贵族** （还没有完全失望）他会生病吗，凯索尼娅？

**凯索尼娅** （憎恨地看着他）没有，我的小可爱，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人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睡不着，就在宫殿里游荡。你不知道的就是，

你从来没有问过他，从半夜到太阳重新升起的这几个死气沉沉的时辰里，他在想些什么？生病？不，他没有生病，除非你们为他心灵上的重重溃烂起个名字，发明一些药物。

**舍利亚** （好像是感动了）你是对的，凯索尼娅，我们不知道卡伊乌斯……

**凯索尼娅** （更快了）不，你们不是不知道。但像所有那些没有灵魂的人，你们不能容忍有人有太多的灵魂。太多的灵魂！这就碍了你们的事，对不对？于是，你们就称之为疾病，这样一来，学问们就有理了，就满意了。（另一种声调。）你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爱吧，舍利亚？

**舍利亚** （恢复常态）我们现在年纪都太大了，学不会这个了，凯索尼娅，另外，卡里古拉给不给我们时间去学，那还不一定呢。

**凯索尼娅** （平静下来）那倒是。（她坐下。）我差点把卡里古拉吩咐的事忘了。你们知道吗，今天是个艺术日。

**老贵族** 历书上写了？

**凯索尼娅** 不，卡里古拉说的。他召集了几个诗人，要他们根据给定的题目即席赋诗。他特意强调，要你们中的诗人也参加竞争，还点了小西比翁和默特鲁斯的名。

**默特鲁斯** 但我们都没准备。

**凯索尼娅** （像没听见一样，语调平淡）奖赏是自然要有的了，还有惩罚。（众人退了一小步。）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并不严厉。

〔卡里古拉上，前所未有的清醒。〕

## 第十二场

**卡里古拉** 都准备好了？

**凯索尼娅** 都准备好了。（对一名侍卫。）带诗人。

〔十来个诗人，一对一对地，齐步走到台右侧。〕

**卡里古拉** 还有呢？

**凯索尼娅** 西比翁和默特鲁斯！

〔他们两个也加入了诗人的行列，卡里古拉、凯索尼娅和其他贵族都坐在左边远处。片刻静场。〕

**卡里古拉** 题目：死亡。限时：一分钟。

〔诗人们在书板上奋笔疾书。〕

**老贵族** 谁来评判？

**卡里古拉** 我，不够格吗？

**老贵族** 够，够，完全够格了。

**舍利亚** 你参加竞赛吗，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不需要，在这个题目上我早就做好文章了。

**老贵族** （殷勤地）可否拜读一下呢？

**卡里古拉** 我每天都在念，你没听到吗？

〔凯索尼娅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卡里古拉** （粗暴地）怎么，看我不顺眼？

**凯索尼娅** （温柔地）对不起。

**卡里古拉** 啊！我求求你，别这么谦卑，千万别这么谦卑。你已经够让人难以忍受的了，还这么谦卑！

〔凯索尼娅慢慢站起来……〕

对舍利亚。

我接着说，这是我唯一写成的文章，但正因为此，它证明了我是罗马唯一的艺术家，你明白吗，舍利亚，唯一的言行一致的人。

**舍利亚** 这仅仅是个权力的问题。

**卡里古拉** 可不是。其他人因为欠缺权力而创作，而我呢，我不需要作品，我的生活就是作品。（粗暴地。）喂，你们做好了没有？

**默特鲁斯** 作好了吧，我想。

**其他诗人** 做好了。

**卡里古拉** 好，现在听着，你们一个个出列，我吹哨子，第一个就开始念，我再一吹哨子，就要停下来，第二个再开始，如此类推。自然，胜利者就是那个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哨子打断的人。准备好。（转向舍利亚，神秘地。）干什么都要有组织，艺术也不例外。

〔哨声。〕

**第一位诗人** 死亡，当他从那漆黑的岸边……

〔哨声，诗人退到左边，其他人也将如此，整个场景十分机械。〕

**第二位诗人** 幽冥深处的命运三女神……

〔哨声。〕

**第三位诗人** 我呼唤你，哦，死亡……

〔愤怒的哨声。〕

第四位诗人走上前，做了一个夸张的姿势，还没开口，哨声就响了。

**第五位诗人** 当我还是小小孩童……

**卡里古拉** (大喊) 什么！一个笨蛋的童年跟这道题目有什么相干？你跟我说，有什么相干？

**第五位诗人** 但，卡伊乌斯，我还没说完呢……

〔尖利的哨声。〕

**第六位诗人** (走上前，清了清嗓子) 无情的你，缓缓走在……

〔哨声。〕

**第七位诗人** (神秘地) 玄妙而冗长的悼词……

〔一连串的哨声。〕

西比翁走上前，手里没有书板。

**卡里古拉** 到你了，西比翁，你没有书板吗？

**西比翁** 我不需要。

**卡里古拉** 好吧。

〔嘴里咬着哨子。〕

**西比翁** (逼近卡里古拉，但没有看他，甚至有点懒洋洋)

追逐那令存在纯净的幸福，  
如天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  
野蛮而独特的节日，  
是我无望的狂想！……

**卡里古拉** (温柔地) 停下, 好吗? (对西比翁。) 你还太年轻, 不了解死亡的正教训。

**西比翁** (盯着卡里古拉) 父亲死的时候我是太年轻了。

**卡里古拉** (猛然转过头去) 去吧, 其他人, 排好队。冒牌的诗人简直让我倒尽胃口。我本想像盟友般保护你们, 有时候, 还想像着你们是我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都是白费劲, 我要把你们抛弃到我的敌人当中。要是诗人是反对我的, 那我可以说不, 戏该收场了。排好队出去! 你们要一个个在我面前走过, 用舌头舔掉你们书板上耻辱的痕迹。注意! 齐步——走!

[有节奏的哨声, 诗人一边舔着不朽的书板, 一边踏着步子, 由场右下。

声音低沉地。

你们都出去。

[在门口, 舍利亚抓住贵族甲的肩膀。

**舍利亚** 时候到了。

[小西比翁听见了这话, 在门口迟疑着, 走向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 (恶毒地) 你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就像你父亲那样?

## 第十三场

**西比翁** 行了, 卡伊乌斯, 这都没用的, 我知道你已经作出了选择。

**卡里古拉** 走开。

**西比翁** 我马上就走开, 真的, 因为我相信我已经理解你了。无论是对你, 还是对和你如此相象的我, 都再也没有出路。我就要出发, 到遥远地方去寻找这一切的真理。(停顿, 他看着卡里古拉, 加重语气。) 别了, 亲爱的卡伊乌斯。当一切都结束时, 别忘了我曾经爱过你。

[他出去了, 卡里古拉看着他, 想站起来, 但突然剧烈地抖动身子, 又转向凯索

尼娅。

**凯索尼娅** 他说什么?

**卡里古拉** 我听不懂。

**凯索尼娅** 你在想什么？

**卡里古拉** 想他，接着想到了你，但这都是一回事。

**凯索尼娅** 怎么了？

**卡里古拉** (看着她) 西比翁走了，友情的故事结束了，但你，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凯索尼娅** 因为你喜欢我。

**卡里古拉** 不，要是我让人杀了你，我想我就会明白的。

**凯索尼娅** 这是个办法，就这么办吧。但你就不能自由地活着吗，哪怕就一分钟也好啊！

**卡里古拉** 自由地活着，我已经练了好几年了。

**凯索尼娅** 我指的可不是那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活着，并以由衷的纯洁去爱，那该有多好啊！

**卡里古拉** 要达到纯洁，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我的办法，就是紧跟要点，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让人杀了你。(笑了。)那将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

[卡里古拉站起来，把镜子转向自己，他转着圈子，双臂垂下，几乎一动不动，像头野兽。

这很滑稽，我不杀人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孤零零的，活着的人不足以填满宇宙，也不足以驱走烦闷。当你们大家都在那儿的时候，我反而感受到一种无限的空虚，目不忍睹。只有在我的亡灵当中，我才好受些。(他面朝观众，傲然而立，身子略前倾，完全忘了凯索尼娅。)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就像我，他们等待着我，催促着我。(摇头。)那些向我哭喊着饶命，而我却割掉了他们舌头的人，却跟我谈了很久很久。

**凯索尼娅** 来，靠在我身边，把头垫在我膝盖上。(卡里古拉顺从。)乖孩子，静悄悄。

**卡里古拉** 静悄悄！太夸张了。你没听见铁器撞击声吗？(传来铁器撞击声。)你没感觉到这一千种细微的嘈杂，是仇恨在蠢蠢欲动吗？

[嘈杂声。

**凯索尼娅** 没人敢……

**卡里古拉** 不，愚蠢就可以。

**凯索尼娅** 愚蠢不会杀人，只会让人安分守己。

**卡里古拉** 愚蠢是致命的，凯索尼娅。一旦愚蠢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就是致命的。哦！要刺杀我的，不是那些被我杀死了父亲或儿子的人，他们是理解的，他们站在我这一边，他们嘴里的味道和我一样。但其他人，那些我所嘲笑的人，面对他们的虚荣，我已无可抵御。

**凯索尼娅** (猛烈地) 我们会保护你，爱你的人还有很多。

**卡里古拉** 你们是越来越少了，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还有，说真的，反对我的不仅是愚蠢，还有那些一心想要幸福的人的忠诚和勇气。

**凯索尼娅** (同上) 不，他们不会杀你。要不然，苍天有眼，他们还没碰到你就会完蛋。

**卡里古拉** 苍天！没有什么苍天，可怜的女人。(他坐下。) 但为什么一下子情意绵绵了，我俩一向可不是这样啊？

**凯索尼娅** (站起来走着) 看到你杀别人，难道还不足以明白你也将被杀吗？当你来到我身边，冷酷无情，悲痛欲绝，当你伏在我的身上，闻到你凶手的气息，难道我还不足以明白这一点？每一天，我眼看着你身上的人性一点一滴地死去。(她转向他。) 我知道，我老了，越来越丑。但我对你的关切却如此铸就了我的心，即使你不爱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只要看见你痊愈。你还是个孩子，你面前有一生一世啊。你还要什么呢，有什么能比一生一世更为重要？

**卡里古拉** (站起来，看着她) 你在这里的时间够长的了。

**凯索尼娅** 是这样，但你还是要留着，不是吗？

**卡里古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因为所有那些没有欢愉的，酸楚的夜晚，因为所有那些你所知道的我。

[他把她拥入怀中，然后捧住她的头，令其略微后仰。]

我活了二十九岁，这很短暂。但此时此刻，在这个我的生命显得如此漫长，有如此累累的战利品和如此完美结局的时刻，只有你留下来，作最后的见证人。对着你这个即将衰老的女人，我又怎能不怀有一丝羞愧的柔情！

**凯索尼娅** 说，你要我留下来。

**卡里古拉** 我不知道。我只意识到，这种羞愧的柔情，是我到此为止的生命所赋予的，唯一纯粹的感情！而这才是最可怕的！

**凯索尼娅** 这有什么要紧？我为你所说的话而感到幸福，但你为什么不能和我

分享这种幸福呢？

**卡里古拉** 谁跟你说我不幸福呢？

**凯索尼娅** 幸福是慷慨的，他不会容忍毁灭。

**卡里古拉** 那么，就有两种幸福，而我选择的是杀人者的那种。因为我是幸福的，所以我曾一度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痛苦的终极，可是，唉！还可以走得更远。在路的尽头，是一片贫瘠而辉煌的幸福。看着我。

〔她转向他。〕

我笑了，凯索尼娅，当我想到，这些年来，整个罗马都避免提到德露茜拉的名字，这些年来罗马都错了。爱对于我是不够的，我从中看到的就是这一点。今天我看着你的时候，看到也是这一点。爱一个人，就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我无法这样去爱。与其让德露茜拉变老，还不如让德露茜拉死去。人们以为一个人受苦，是因为有一天，他所爱的人死了，但他真正的苦难却并非如此琐碎：那就是感受到悲伤无法延长！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

你瞧，我没有借口，既没有挚爱的阴郁，也没有忧伤的苦涩，我是罪无可逭。但今天，我的自由已经胜过了所有这些岁月，胜过了我曾有的记忆和幻想。

（豪迈地笑。）我知道了，没有什么会永远继续下去！知道吗！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地经历过，实现了这种疯狂的幸福的，只有我们两三个而已！凯索尼娅，这出古怪的悲剧你从头看到了尾，是到了为你落下帷幕的时候了。

〔他又走到她后面，把前臂围在凯索尼娅脖子上。〕

**凯索尼娅** （惊恐地）这种可怕的自由，难道就是幸福吗？

**卡里古拉** （手臂一点一点地卡索尼娅的咽喉）毫无疑问，凯索尼娅，没有她，我还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多亏有了她，我赢得了孤独的非凡洞察力。（越来越兴奋，一点一点地勒住凯索尼娅，她不加抵抗，手略微前伸，他凑在她耳边说着。）我活着，我杀人，我行使破坏者的疯狂权力，与此相比，造物者的事业不过是儿戏！这，就是幸福。这难以忍受的解脱，这对一切你周围血和恨的蔑视，这心怀天下的与世隔离，这不受惩罚的杀戮所带来的无边快乐，这将人类生命碾为齏粉的冰冷逻辑，这，就是幸福！（笑了。）你也将被碾为齏粉，凯索尼娅，为了完善我渴求的永恒孤独。

**凯索尼娅** （无力地挣扎着）卡伊乌斯！

**卡里古拉** （越来越兴奋）不，不要留情，该结束了，时间紧迫，时间紧迫，亲

爱的凯索尼娅！

〔凯索尼娅断了气，卡里古拉把她拖到床上，扔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看着她，声音嘶哑。〕

你也是，你也有罪，但杀人不是解答。

## 第十四场

〔他转过身，憔悴地，走向镜子。〕

**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有罪。不是吗，或多或少，总有一点？但在这个没有法官，没有清白者的世界上，谁敢判我的罪？（紧贴镜子，极其悲痛地。）你看见了，埃里孔没来，我得不到月亮。走对了路，但还是要走到底，这多难受！因为我害怕走到底。武器声！这是无辜者在准备着他们的胜利，我为什么不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怕，蔑视他人之后，感受到自己的怯懦，这是多么可憎！但这不要紧，恐惧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将重新找到那让心灵安息的巨大空虚。

〔他退了一小步，又朝镜子走去，看起来平静些了，又开始说话，但声音更低，更压抑。〕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复杂，却又何等简单。要是我拥有了月亮，要是爱情能满足我，一切都不一样。但这种焦渴如何止息？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神才会为我呈现湖的深邃？（跪下，哭泣。）这个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世界也没有，没有我的份。但我知道，而你也知道（哭泣着把手伸向镜子。）只需要那不可企及之事，不可企及之事！我在天涯海角寻觅，在我自身的疆界寻觅，我曾伸出我的双手。（哭着。）我伸出双手却碰到了你，永远是你在我面前，我对你有满腔的恨！我没有走我该走的路，我一无所成，我的自由算什么！埃里孔！埃里孔！一无所成！还是一无所成。哦！这夜晚如此沉重！埃里孔不会回来了，我们永远都是有罪的！这夜晚像人类的痛苦一样沉重。

〔武器声和低语声从幕后传来。〕

**埃里孔** （在远处出现）当心，卡伊乌斯！当心！

〔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匕首刺中埃里孔。

卡里古拉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小凳子，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他看着自己，做出往前跳的样子，然后，对着镜子做着同样动作的自己，把凳子全力投过去，高喊着：

**卡里古拉** 历史上见，卡里古拉，历史上见。

〔镜子碎了，与此同时，手执武器的密谋者们从四面八方走上。卡里古拉对他们做了个鬼脸，又是一阵狂笑。老贵族击中他的后背，舍利亚正刺中他的脸。卡里古拉的笑声转为嗝噎。所有人一起打他。他笑着，咽着气，在最后一口气时狂喊道：

我又活了！

**幕落**